

蜀山前傳

長眉真人壽集

還珠樓主



出租
新書小說
理畫電影
京書屋
租書專業
大街一號

蜀山前傳

武俠
長篇

長眉真人專集

第二集

還珠樓著

蜀山前傳：長眉真人專集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還珠樓主：冷魂峪

還珠樓主：峨眉七矮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還珠樓主：黑孩兒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六册

四册

五十五册

五册

十一册

一册

二册

三册

六册

一册

三册

一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版

蜀山前傳 長眉真人專集 第二集

基本定價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BCO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KIN KWOK NEW YORK 13, N. Y.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蜀山前傳
長眉真人專集

第二集

前題

第一回

美玉種靈葩傾蓋論交求大藥
寒光生古洞仙緣巧遇獲藏珍

第二回

巧得千莫古篆神碑先示偈
言尋明好青山碧水遠聞歌

第三回

對枰試藏珍紫電青霜森劍杰
深宵尋異境清溪明月豔桃花

第四回

濼垢浴清波奇豔當前築奇念
飛花呈麗景香光如海起仙音

蜀山
前集 長眉真人專集 第二集

第一回 美玉種靈葩傾蓋論交求大藥 寒光生古洞仙緣巧遇獲藏珍

前文任壽，在武當山，桃花坡，翠屏峯，危崖之上，被毒蜂刺了一下，當時未覺甚痛，並未在意，所說寶物，也未尋到，祇在壁上，發現龍翔虎躍，長眉再來，八個朱書古篆，一瞥即隱，因嘗蜂蜜香甜，割了一塊，隨與鄧隱相見，談起前遇神僧指點，須將靈藥採得，服食之後，再將那兩件法寶，得到手內，往見仙人樽散子，方蒙收留等語，任壽因見鄧隱，少年英俊，豪俠好義，一見投緣，也沒想到這等靈藥奇珍，對於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何肯隨便分贈，心正感謝，高興非常，忽聽上面，金玉交鳴，雜以龍吟之聲，鄧隱大驚，說那靈藥，就在正面崖壁之內，祇將當中崖石搬開，便能發現，說罷，匆匆走去，任壽人最忠實，見對方萍水相逢，如此知己，惟恐有失，記準鄧隱之言，靜守在外，想等花香止住，再行入內，以防冒失誤事，等了一會，覺着花香，不似先前那等濃郁，依舊清馨撲鼻，聞之神旺，暗想最好等鄧隱回來下手採取，以免外行誤事，正自尋思，隱聞隆隆之聲，崖壁似要崩塌神氣，花香忽止，知到時候，喊了兩聲鄧兄，未

聽回應，惟恐負人之託，也不暇再計危險，急匆匆趕將過去，順手一扳，那崖石大祇二尺，上面有角突出，嵌在壁間，事前早已看準，並未用力，便自扳開，內裏忽現天光，定睛一看，原來壁中，乃是一個廣約三丈的井形山洞，出口似在崖頂之上，上小下大，勢又後傾，但是井斜而直，陽光正由上面，斜射下來，照在中央，成了一圈三尺方圓的白光，映得閣洞通明，再看光照之處，乃是一個三尺大的圓池，深約尺餘，無數清泉，由池底小眼中，雨一般往上冒起，恰與地面齊平，日光映照上去，宛如無數銀絲，滾滾投射，池中心生着一株形似靈芝的奇花，祇有兩個芝盤，當中挺生養五片蘭葉，芝着中心，各生着一朵，其形似蘭，約有拳大的奇花，蘭蕊剛剛舒展開來，花心各現出一枚，形似雞卵，色如紅玉的朱果，目光到處，發現底部本有花蒂裹定，由一金莖托住，與朱果一般大小，正往裏收，現出紅皮，漸漸縮小，似要與莖脫離，因是向道堅誠，不願借助草木之靈，又以鄧隱，素昧平生，一見知己，這等珍貴難逢的靈藥仙果，共祇兩枚，竟作平分，於心不安，暗忖人家費了無數心力，如何我享現成，果如所言，每人祇服一枚，難道對方便無親友，分明故意相讓，以後既然立志修道，如何佔人便宜，因此連鄧隱所說，見風卽化之言，均未深信，又見那果，紅得可愛，寶光外映，鮮豔非常，隱聞異香沁鼻，與前聞蘭花香，又自不同，心正尋思，見那結蒂之處，快要脫落，便用雙

手，虛籠果上，以防墜落，忽聽波的一聲，左邊一枚朱果，忽然離莖而起，如非事前戒備，幾乎滾落地上，拿起一看，通體紅如硃砂，鮮豔非常，看去皮薄如紙，吹彈可破，方才打定主義，決將兩果同歸主人，沒想服用，祇顧觀賞，聞那異香，微一疏神，不料右邊那枚，相繼熟落，猛又聽波的一聲，想起還有一枚，已自無及，後一枚離莖衝起時，勢子更猛，一下未抓住，再被手指一碰，飛出六七尺，落向地上，跌成粉碎，滿地漿汁流溢，方自驚惜，說也奇怪，果汁沾地即乾，除滿洞芳香而外，影迹皆無，正覺對人不起，除非主人，先前定要分贈，少此一枚，必當自己偷吃，豈不難堪，因那靈藥，化得極快，惟恐手中這枚，一不小心，也自失落，又恐果皮薄嫩，萬一破碎，無法交待，正自發愁盼望，忽見鄧隱，匆匆跑進，見面笑道，且喜千三百年一開花結果的朱靈仙果，竟被我弟兄得到，如非任兄相助，也許徒勞，都不一定，此是九天仙府，靈藥仙果，內中種子，細如沙粒，不論石土，沾地即入，可惜取出之後，要減一點靈效，否則，覓地種上，照着地氣厚薄，每隔兩三甲子，便化小樹，挺生石縫之中成長，由此每隔些年，結實一次，果作圓形，形如龍眼，雖不似原生這樣靈效，服後也可抵得一甲子以上的功力，輕身益氣，却病延年，尙在其次，隨說，隨將果接過，先就口邊咬破吸去漿汁，再全放入口內，任壽因聽果有種子，暗中查看，那有痕迹可尋，鄧隱吃完，用鼻

聞嗅了兩次，似覺香氣太濃，方要詢問，任壽已將前事說出，鄧隱急得將足連頓嘆道：此是小弟，一時貪心，聞得上洞雙劍交擊之聲，恰好仁兄在此，意欲兩得，又知仁兄，信義君子，此果兩枚同服，固然更好，但似仁兄這樣人，分服一枚，結爲同道，以後彼此皆有益處，豈持分享，便由於此，不料行時匆忙，忘了細說，回來聞得香氣奇怪，又恐歷時太久，匆匆服下，竟忘詢問，早知如此，還不如與任兄分吃這一枚呢，任壽因對方一番盛意，不便明言心志，笑說，此是小弟福薄命淺，辜負雅愛，鄧兄事情，不知完否，鄧隱接口道，你尋那位老仙長，還有些日才回，事雖未完，但非今日能了，現請任兄，去往舍間下榻，以待老仙長回來，前往拜師如何，任壽見他誠色誠懇，心想古人班荆一晤，頓成知己，人生投契，匪自今始，再如謙謝，不特小氣顯假，反辜良友盛意，不如承受，倒是英雄本色，念頭一轉，慨然答道，小弟流落江湖，有家難歸，幸蒙恩師垂青，命我來此尋人詢問，又蒙鄧兄，一見知己，視若兄弟，古人傾蓋訂交，便成骨肉，先賢高風，至今嚮往，此後一惟賢主人之命是從，也不再言謝了，鄧隱聞言大喜，越發慇懃，隨將崖石，封閉復原，說所剩紫芝盤，和那幾片蘭葉，均是靈藥，祇惜不知製煉採服之法，可待老仙師回山請問再作計較，說罷將面網一同棄掉，陪了任壽，仍由原處走回，將蜂窩上面小蜂，全數用火筒噴殺，連筒棄去，用刀將蜂窩起下，取出蜂

蜜，約有六七十斤，正好兩大塊，斫下山藤繫住，將備就的扁擔取來挑上，任壽想要代挑，鄧隱堅拒，力言任兄此事不慣，小弟生長山中，常時上下攀援，容易得多，任壽祇得罷了，二人隨同下山，原來絕壑對面園林，便是鄧隱所有，鄧氏人丁不旺，父母早亡，鄧隱又從前年，便有出世之志，把家中財物，除當地無法移動的田園房舍，留給世僕胡春而外，餘全分散下人，和周濟貧苦，偌大一片田產，祇有主僕四人，另兩書僮，一是胡春之子胡良，上行下效因見主人好道，也想隨同出家，年才十三四，甚是靈慧，到後便問任壽年歲，自稱行年十八，比任壽小三個月，兩下越談越投機，當日便結爲兄弟，任壽奔走江湖三年，極少遇到這樣好居停，見主人禮遇優隆，房舍用具，以及飲食之微，無不精美異常，得此良友，又是未來引進之人，也頗高興，夜飲時，覺着左腿癢痛，比起日間蜂刺時利害因尙能忍，也未出口，後來鄧隱見他，面色不正，祇當長途風塵勞苦所致，因那爲首主蜂和能飛的，均已燒死，蜂下小蜂，均不能飛，也全消滅，並未在意，飯後祇勸早睡，任壽覺着胸頭煩脹，周身發軟，神倦欲眠，也就不作客套，隨由鄧隱，陪往別室安臥，招呼殷勤，任壽睡到半夜，痛醒轉來，覺着傷處浮腫痛癢異常，周身火熱煩渴難耐，不願驚動主人，意欲求飲，勉強掙起，見月光斜射，由紗窗透入，正照案上，想起主人走時，備有茶水，意欲取飲，誰知毒氣大發，竄滿全身，

如非先在無意之中，吃了一小塊蜂蜜，將毒氣減去了些，又聞到靈藥異香，命都難保，不過，鄧隱備有解藥，如在初到時毒發，當時看出，便可解救，這一緩發，人又客氣，不肯深夜驚動主人，命雖無害，苦痛却是難禁，並還誤事不淺，此際人已不支，如何能夠行動，勉強掙起，還未下地，猛覺奇痛攻心，麻癢入骨，一個頭暈眼花，倒向床前，就此跌昏過去，直到天明，鄧隱備好早點，趕來看望，才得發現，當時把書僮喚來，正在喝罵，怪其夜間如何不來探看，任壽倒臥地上，吃那冷冰冰的山石，凍了一夜，也自熱退涼生，周身寒噤，驚醒過來，鄧隱聞聲趕進，愁急說道，昨日曾說蜂毒利害，怎不留意，被刺又不明言，如今雖有解藥，決非短時日內可愈，仙緣雖不致誤，恐非一二月內，所能如願，事也艱難多了，那枚朱果，吃了也好，偏又失去，真急人呢，隨說，隨命書僮，把人抬向床上安臥，取來解藥，半敷半服，說由此時冷時熱，便是盡心醫治，至少也得月餘，才能行動，苦痛尚所難免，寒家昔年爲受毒蜂之害，幾乎滅門，後來先祖巧遇老仙師，配製靈藥，才得免害，日間所去三處，誰也不敢走近，自藥煉成，人被蜂刺，任多毒重，半盞茶時，便可治愈，爲時太久，却是難救，我看任兄，根骨稟賦，不同常人，故未危及生命，否則，休看蜂小，未見天光以前，毒氣祇有更重，不過發作較慢，仁兄又吃了一點蜂蜜，未使毒氣攻心而已，任壽聞言，感愧交集，因這一來，錯過

拜師期限，愁急異常，鄧隱見他憂慮，再四寬慰，力言大哥仙緣前定，遇合稍有早晚，必能如願，無須愁急，任壽自從昨日一見，便聽出鄧隱，語有深意，好似料定自己仙緣，必有遇合，祇奇怪師父居此多年，近水樓台，他既志切修爲，怎會還未拜師，略一轉念，因見主人豪俠義氣，對於自己，關切非常，感恩心重，念頭一轉，便自丟開，由此便在鄧家養病，二人親熱情厚，鄧隱更幾次提起，以後雙方榮辱與共，成敗進退，全要相同，任壽因聽鄧隱也是想拜釋散子爲師，難得雙方，志同道合，多此一個同德同心的，道義骨肉之交，互相扶持，自然更好，照着相交情義，理應安危禍福，彼此相共，素主力行，以爲好在心裏，不尙多言，自己又是受恩的人，此時難於表現，聞言點頭應是，未接下文，鄧隱情熱，先還有些不快，後見任壽，忠實誠厚，外冷內熱，口雖不言，關切異常，人更正直強毅，志勇雙全，自己言行，稍有失檢，必以婉言勸誡，不改不止，持躬尤爲勤謹，從無絲毫錯處，却又不是做作，容貌清異，並不俊美，祇是少年老成，丰渠夷冲，平居相對，另具一種莊嚴雍穆之致，自有威儀，由不得使人望之生敬，才知仙人賞識，不是偶然，平日自負少年英俊，絕頂聰明，文武全才，心志堅強，明是載道之器，仙人偏不肯收，每一想起，心便不平，及見任壽尋來，與神僧指點相合，雖然傾心結納，覺着對方，也非常人，仍不免有瑜不如亮之感，相處一久，這才看

出自己雖是良材美質，到底華而不實，好些短處，那似對方，內聰明而外渾厚，無論言行動作之微，無不從容中道，自合規矩，氣度那麼端凝，自然有威，偏又靄然可親，令人於敬畏之中，自生依戀，不由佩服萬分，骨肉知交，兼爲畏友，把平日豪奢自傲，剛暴任性的氣質，無形中改了好些，任壽最愛鄧隱聰明才勇，又以同盟義重，巴不得使其成爲全才，起初雖是直言無隱，仍恐獨子嬌慣，父母早亡，一向自大，難免不納忠言，後見他開過必改，偶然背已行獵，殺傷太多，終是自陳過失，事後生悔，從不文過飾非，知其天性疾惡嗜殺，而所殺又是山中毒蛇猛獸，害人之物，雖然下手太辣，不是烈山而焚，便是聚族而殲，稍違天地之和，既能認過知悔，也就不再責難，自己病臥床上，半月不能下地，這日鄧隱，說是有人在臥眉峯下，發現前遇神僧瘋和尚踪跡，欲往尋訪，匆匆走去，任壽先還喜歡，誰知一去三日，不見回轉，書僮胡良，也被帶去，家中祇留老僕服侍，年老昏庸，答非所問，心正懸念，病勢忽漸全愈，雖未復原，已能行動自如，又等了兩天，不見人回，知道義弟近來，情分越厚，尊如師友，每日相對，極少離開，斷無一去不歸之理，不由愁慮起來，意欲尋往一探，那老僕恰知道路，問明途向，帶了兵刃包裹，一早起身，臥眉峯偏在山南，由翠屏峯危崖越過，要近得多，一試腿脚，似能勝任，便照老僕所說，意欲翻崖而過，剛到崖下，日前所聞蘭花香氣，忽又

迎面襲來，心神又是一爽，暗忖二弟曾說，上洞藏珍，乃是兩口寶劍，但他一人勢孤，未敢下手，不過神物有主，許在等待大哥，也未可知，曾經約定，病愈後，先來探看，還有那本靈藥仙草，神僧祇令採得朱果之後，將洞壁還原，未說下文，日前往看，封洞石塊，竟和洞壁，成了一片整的，通體渾成，更無縫隙，深悔那日不曾取走，自己還說靈藥全仗小池中的靈泉滋養，移植未必能活，何苦爲了一己之私，毀此仙府靈葩，不如由他深藏洞壁之內，以待有緣等語，此時忽聞花香，難道那日朱果，不會到口，二弟不知詳情，命中該有仙福，二次結實不成，雖然拿定主意以虔心毅力尋求仙業，不假草木之靈，那兩口仙劍，關係却極重要，方想就近一探，忽聽前聞金玉龍吟之聲又起，忙往上洞趕去，入內一看，洞壁依然，完整如初，前懸蜂窩的洞頂，被人斫碎甚多，知是鄧隱所爲，別無異狀，靜心一聽，那聲音又似由下洞，隱隱傳來，這一鄰近，反到聽不真切，忙循聲往下尋去，到了下洞，龍吟之聲已住，那蘭花香味，却一陣跟一陣，由洞中吹來，越想越奇怪，忍不住往洞內走去，才一入門，目光到處，便見洞壁下面，現出一洞，封洞石塊，被人移開，與鄧隱所說不符，下洞較深，比起上洞，還要黑暗，因有亮光，由內透出，看得畢真，還未入門，便覺清馨濃郁，心神越發輕快，剛往壁中走進，香氣忽收，想起鄧隱所說，靈藥朱果，成熟以前，花香必要收斂，恐蹈前失，忙往潭邊走

去，見那兩片芝盤，仍是原樣，並未再生朱果，祇寄生在靈芝中間的，幾片蘭葉，挺生着手指粗細，一根玉莖，頂上也開着一朵蘭花，但比前日所見，要小得多，花瓣也剛舒開，內裏結着一枚，外有六棱，上青下白，大約山棗的果實，心想此草寄生在靈芝仙草之上，既然開花結實，先聞異香，又與日前相同，想必也是瑤島靈藥仙果無疑，聽二弟說，這類靈藥仙草，曠世難逢，二弟如在，還可與他帶去，偏又出外未回，既有這等奇遇，何苦糟掉，剛改去前念，想等果熟自落，再行取服，猛發現潭中已無滴水，暗忖上次來時，曾見萬千縷靈泉，細如遊絲，由潭底噴出，織成一蓬霧網，輕紈也似，將靈芝籠住，祇露幾片蘭葉在外，到果成熟，水勢稍落，探得朱果以後，水又復原，似有靈性一般，怎這次水全乾涸，再定睛往下一看，不禁又驚又憤，原來潭心，本來明淨如玉，通體完整，靈芝連理並生，彷彿根生玉內，蘭花便寄生在那一雙枝盤之中，亭亭靜植，上下渾成，全無縫隙，這時，却被人用刀斧等利器，環着靈芝生根之處，一齊斫碎，凌亂異常，枝莖也碎了一些，漿汁外流，其白如玉，分明有人來此發掘，想把靈芝取走，因事隱祕，外人不知，祇料鄧隱所爲，心正埋怨，二弟怎不聽話，背我胡爲，這類仙種，如無靈泉滋潤，豈能養活，留在原處，以待有緣人來，豈不是好，何苦毀損奇珍，自己並得不到益處，既一想，二弟聰明心細，主意打定，便非辦到不可，既然立意

移植，現在靈芝生根之所，已被掘碎，看神氣不費什事，便可取出，如何半途而廢，枝莖近根處，好似擦傷未久，二弟離家，已有五日，莫非往臥眉峯，是個託詞，瞞了自己，在此下手，雙方情逾骨肉，無話不談，就算此事，非我所願，以他爲人，也不會對我行詐，何況上次兩枚朱果，爲了一時疏忽，不曾同享，至今引爲深憾，照情理，也不應有此自私之念，越想越覺可疑，正自不解，忽聽絲絲之聲，莖上仙果，首先墜落，剛用手接住，滋的一響，由那莖頂結蒂之處，射出一股青氣，其激如箭，迎面衝來，當時聞到一股異香，與前聞彷彿相同，覺着頭腦清靈，心神越發爽朗，那青氣仍在向上噴射不已，最奇是，照準自己頭臉射到，隨同移動，毫不偏斜，猛觸靈機，不顧看那仙果，忙把嘴張開，對準莖頂噴氣之處，將花莖輕輕含住，往裏呼吸，覺着芳香滿頰，通體舒暢，香氣已自噴完，再看手中那枚仙果，寶光外映，青白交輝，十分可愛，知難留存，索性放在口內，連皮吃下，吃完吐核一看，大如雀卵，也是半青半白，但極堅硬，寶玉也似，剛藏入懷內，望着那被人發掘，快要連根拔起的，靈芝仙草，心正可惜，忽聽洞外，有兩人低聲悄語，宛如狼嗥，十分刺耳，估量似往洞中走來，任壽人本機智，又在江湖往來三年，越發長了經歷，一聽人聲，便想起當地風景雖好，爲了僻處亂山之中，兩條出路，俱都奇險難行，又有峯崖遮蔽，休說常人不能走到，便由遠處，登高遙望，

下面景物，已看不見，鄧家居此，已三四代，除主人有意，延往下榻的人而外，從未見有外人足跡，這兩人怎會來此，又往藏有靈芝之處走來，心中驚疑，一看洞中，陽光斜照，因是朝陽，與前見相反，變爲裏明外暗，洞口仄小，兩旁光景昏暗，左邊更挺立着一株七八高的石筍，形態玲瓏，土有不少洞眼，可以藏人，連忙掩將過去，剛剛藏好，來人已走進前洞，內一人道，師兄，我看今日之事，來得太不湊巧，費了好些心力，剛將封洞石塊去掉，聞到花香，你在上面，便大驚小怪起來，我當對頭回山，又見芝盤上面，並無朱果，一時失望粗心，未照原計，先破禁法，將靈泉護住，等趕到上面，發覺誤會，一同回轉，你見靈芝上面的寄生仙草，竟有結實之意，想起昔年所聞，高興過度，打算連根移植，候到仙果成熟，再行採食，以免留在這裏，夜長夢多，我又發現芝盤上面，所結朱果，是在日前，被人盜去，和你一樣，顧慮太多，忘了先破禁法，以爲靈泉不能帶走，打算連潭心神泥，所結地面，一同掘去，誰知藏芝人戒備嚴密，禁制重，潭心神泥，無異一塊整玉，比鋼鐵還堅，連用法寶飛劍，雖將生根之處，神泥斫碎，可以連根拔起，潭心前人禁制，也生出妙用，地底靈泉，首先封閉，如將芝盤拔起，見了風日，不久枯槁，無什靈效，先前打算連護根神泥，帶着上層所餘靈泉，一同帶走，已辦不到，因看花已將開，內中果實，小僅如豆，成熟當在一二日內，糟掉可

惜，既防對頭尋來，又恐無心毀損，沒奈何，去尋老怪物求教，本定分人留守，我去不久，你又被洞中幻影驚逃，等見着老怪物，問知細底，已耽延了一夜，照他所說，前人仙法，神妙無方，最利害是，因人而施，不是有緣的人，入洞非死必傷，休說仙果，連草也得不到一根，他早知此事，相隔又近，不肯來取，便由於此，說我二人癡心妄想，即便連根拔起，也是白費心力，代人送禮，如真不肯死心，定要一試，看在師父面上，也祇能就他所知，指示一個大概，詳情仍難預言，並說，花香未收以前，萬不可以入內，那形似蘭花的，寄生仙草，所結果實，可抵八百多年修煉之功，比芝盤上朱果靈效更大，連他也無此仙福奇緣，何況我們，到時，千萬留意，便那仙果，不能到手，祇把蘭葉，得到一片，也有許多妙用，極大福緣，不聽他話，和方才一樣，妄自入內，保得帶傷逃走，尙是便宜，想起初來時，除那封洞怪石，禁法難破，神泥過於堅硬，誤將靈泉封閉而外，連虛驚也未受到，他却說得那麼利害，有心不聽他話，率性將靈泉水眼，用法寶破開，任其引發山洪，取些泉水，連神泥帶神草，一齊取走，看是如何，無如老怪物，有名的閻王令，自來毒口，祇他一說，無不應驗，此時花香未退，萬一進去，吃了虧，還要受他埋怨，豈不冤枉，這一尋他，反成進退兩難，早知如此，還不如昨夜冒失行事，也許早就到手，都不一定，另一人道，師弟也太性急，方才因受禁法愚弄，曾

在上面，仔細觀查，這裏亂山圍繞，祇一所隱居多年的人家，人也不多，均是凡人，老怪物也說，對頭日前回來，待了數日，便自離去，日內未必會回，我們所怕的，就這一個對頭，花已結實，又隔了一夜，今午前後，定必成熟，共總個把時辰，你都等待不及，再者，老怪物所說，與去年無意中聽來的話，好些相同，不似有什玄虛，還是照他所說行事，比較好些，任壽聽出來這兩個人，不是善類，正在暗中戒備，側耳靜聽，猛由身前石筍洞眼中，瞥見一片淡微微銀光，在朝陽斜照之下，閃了一下，內中似有一個貌相醜怪瘦矮的道裝老婦，朝洞外冷笑，看了一眼，連銀光一同隱去，洞外二人，把話說完，停了一停，內一人忽然驚道，你看那朵蘭花，似已舒開，按說仙果應該成熟，就被芝盤遮住，也應看出一點形影，怎麼花瓣業已倒垂，不見果實，難道被人乘隙盜去不成，另一人也驚道，果莖被芝草擋住，祇見到一兩片下垂花瓣，不見花莖，也許果實同被芝草擋住，不去說他，這香味應當說收卽收，如何由濃而淡，時有時無，彷彿有股香氣，隨風飄蕩，與方才所聞，大不相同，不要上了老怪物的當，令我二人，在外苦等，他却隱形飛入，暗中將果探走，還充好人，他先說蘭葉得到一片，福緣不淺，仙果決得不到，此言大是可疑，他是尊長，如作無恥之事，我們也不必客氣，可將師父遺留，專爲對他而煉的，鎮山之寶太陽針，準備停當，如被料中，非和他拚命不可，管他是否可

靠，進去看了再說，前一人答道，師弟不可性暴，事要三思，反正你我守在洞口，祇此一條出入之路，洞頂天窗，前人專爲攝取日月精華，養此仙草而設，不特禁制重重，如由崖頂查看，踏遍全崖，任你多高法力，也難發現，端的威力絕大，神妙無比，此話並非老怪物一人所說，他除倚老賣老，欺凌我們後輩而外，決不敢犯此奇險，而那兩枚太陽針，師父爲記老怪物，昔年仇恨，並想奪他那件吸星神簪，事絕隱秘，從夫用過，煉時並用禁法遮掩，至今尙無人知，不變臉自不肯得罪他，真要以大凌小，如你所說，借此將他法寶奪來，也值一拚，到是我們說話，雖是師傅獨門潛聲匿影之法，畢竟老怪物比我們高明得多，難保不被驚覺，祇聽出一兩句，休說和他對敵，就罵這老怪物三個字，我們也非吃大虧不可了，任壽始終不知自己，夙根深厚，仙緣前定，一切遇合，早在古仙人的算中，洞中禁制，威力尤爲神妙，外人妄入，不死必傷，任壽却可往來自如，連那藏身石筍，也是方才出現，上有好些妙用，由內望外，敵人多高法力，也難掩蔽形迹，自己却在敵人眼裏，連那石筍，都看不見，因二妖人，守在外面，無法出去，心正不耐，忽聽前一人，厲聲怒喝，我們上了當了，此是仙果，採取以後噴出來的香氣，還不快些入內，隨見外面，飛進兩人，生得一高一矮，貌相俱都醜惡異常，瘦的一個，身細而長，頭頸甚粗，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形態更怪，雙雙搶到潭前，發現芝盤當中蘭花，

已然萎謝，祇剩那根禿頂花莖，枯柴也似，上有一孔，彷彿靈氣已盡，料知被人盜走，蓮花莖中的靈液，也被吸光，不禁大怒，瘦的一個，切齒說道，我早料定老怪物的鬼計，故意令我弟兄，守候在外，他却隱形入內，將蘭實仙果，暗中盜去，我們白費許多心力，損失了兩件法寶，並還受了點傷，一直提心吊胆，好容易盼到事情，可以如願，却被他檢了現成，這口惡氣，如何能消，矮的一個，接口攔道，師弟就是性暴，事已至此，急怒無用，我們並未眼見，焉知不是別人所為，老怪物賊心辣手，翻臉不認人，師父所留法寶，不會用過，是否能與一拚，尙自難料，如被聽去，馬上就是禍事，自來報仇，不在早晚，好歹也應把事情辨明之後，再打主意，這等冒失，最易債事，我們雖然得而復失，那幾片蘭葉，也有許多靈效，芝盤的根，已被掘鬆，雖無靈泉滋潤，在我們法力禁護之下，帶回山去，再尋人設法，能培養起更好，否則，也不致便宜外人，瘦的接口怒道，此事除老怪物而外，無第二人，我決不與他干休，先將仙草掘起，送回山去，再往尋他，也是一樣，二人話未說完，任壽瞥見前見銀光，重又出現，光中裹着前見身材矮醜，生具異相的道裝老婦，立在二妖人前面，不住冷笑，相去不過丈許，二人竟如未見，心方奇怪，二妖人已由手中發出一片碧光，將芝盤仙草，一齊籠罩，跟着瘦的一個，把手一伸，立由手指上，發出五股暗赤光華，環着芝盤四外，衝射下去，祇聽

一片鏗鏘鳴玉之聲，那五股紅光，好似丈許大一隻血手，抓向碧光之外，深插入地，看神氣似想將那整本芝草，連根拔起，任壽見那仙草，快被妖人盜走，想起鄧隱平日之言，心雖憤急，但知不是妖人對手，又看出銀光中老婦，神態詭異，法力更高，料是妖人所說老怪物，更不好惹，不敢冒失走出，正在爲難，潭中玉碎之聲越密，瘦妖人全神貫注仙草之上，滿面均是喜容，忽聽轟的一聲，那兩盤靈芝，夾着一叢形似蘭葉的仙草，已被妖人血手，連根拔起，方自憤惜，忽又聽霹靂大震，一大蓬五色金花，由潭心生根之處，突然湧射上來，紛紛爆炸，滿洞霞光電閃，火雨紛飛，晃眼之間，整座崖洞，全被這類五色星花佈滿，轟隆砰訇之聲，震得山搖地動，四壁搖晃，似要崩塌，威勢猛惡，從所未見，二妖人大驚欲逃，瘦的一個，因洞口雷火更猛，出路已斷，欲往洞頂天井衝去，上未一半，當頭一聲大震，數十丈金光雷火，突自洞頂，朝下打到，瘦妖人邪法頗高，應變也快，一見金花暴湧，回手一揚，便有一幢血光，連人帶仙草，一齊護住，受了點傷，並不甚重，及見那麼猛烈的神雷，竟能抵禦，心胆立壯，意欲冒着千重雷火，朝上衝逃，不料當頂，又是一個大霹靂，突然打將下來，防身血光，立被震散，那手持仙草的一條右臂，也被炸成粉碎，任壽這才覺出石笏後面，最爲安全，並無絲毫火星侵入，一見妖人，被雷火金光，打落下來，以爲芝草，也必同歸於盡，心念才

動，猛瞥見前見老婦，在銀光護身之下，電也似急，斜飛上去，人還未到，先是一道銀虹，罩向芝盤之上，內裏現出無數墨綠色的冷光星雨，將那芝盤，一齊籠住，當頂神雷，恰自上而打下，妖人右臂一斷，老婦也自追到，連人帶銀光，往上一合，恰將芝草接過，大蓬墨綠色的星光，夾着萬點銀色寒星，周身亂爆，冒着上下夾攻的，雷大星花，朝洞頂衝去，晃眼無踪，矮妖人因離水潭較遠，一聽潭中，神雷爆炸，星花上湧，忙即飛遁，一而行法防身，事有湊巧，逃避之處，正在石筍前面，不當雷火正路，本未受傷，因見同黨當此危急之際，還不捨將那芝草棄去，正在狂呼，盧老前輩所說不虛，快將芝草放下，逃命要緊，瘦妖人身外白光，已被神雷震散，右臂又斷，仗着邪法甚高，本來還不致死，想是惡貫滿盈，氣數將終，身受重傷，已成殘廢，還不肯捨去肉體，施展玄功變化，保了元神逃走，又見老婦現身，將芝草接去，越發急怒攻心，口中大罵，左肩一搖，兩道暗綠色針形光華，交尾而出，待朝老婦追去，剛一出現，下面五色星花，往上一湧，上面金光神雷，也連珠打下，妖人連聲音都未出，便被震成粉碎，連元神一齊消滅，隨聽上面喝道，無知孽障，此係九天仙府，萬年紫芝蘭，經一前輩仙人，封藏在此，以待有緣，你們如肯照我所說，不起貪心，中心蘭葉，照例五片，隨採隨生，並無防礙，採得一片，已是仙福，徧不知足，妄想連根拔去，致遭形神皆滅之

禍，洞中禁制埋伏，具有無上威力，一經發動，至少須傷一人才罷，否則，多高法力，也難破解，我今此來，並非於中取利，實爲這等仙府靈葩，被你們毀去，太已可惜，方才又蒙一老前輩指點，得知此中微妙，特地趕來，乘機取走，送往雲南長春崖無憂洞中培養，以待有緣，你二人同惡相濟，本應同死，姑念你還知道一點利害，不似死者狂傲，如聽良言，可由前洞飛出，借着洞中埋伏的仙劍兵解，還可保得元神，否則，形神俱滅，連元神也保不住了，矮妖人聞言，似知利害，慌不迭跪地哭告，哀求饒命，上面又喝道，你這孽障，此時已落禁網，危機密佈，逐處皆是奇險，如何還自遲疑不決，再待片刻，洞中埋伏的紫郢青索，雙劍合璧來攻，再想保得殘魂兵解，都無望了，妖人似知無幸，悲聲哭喊，弟子受人之愚，一時無知自投死路，那紫青雙劍會聽先師說過，威力絕大，弟子功力淺薄，如何能當，還望老前輩，格外恩憐，救弟子殘魂脫險，免被劍光絞散，無法投生，還待往下說時，老婦在上接口大喝道，無知孽障，我既說此言，自能保你元神，前去轉世，再如延遲，我便走了，妖人正在急喊，弟子遵命，一道青虹，其亮如電，忽由水潭中心，緩緩飛起，妖人立時面容慘變，正待往那青虹迎去，忽聽老婦厲聲大喝，青安仙劍，已自出世，乘其威力尙未發揮以前，還不向外逃遁，紫郢一出，便無救了，妖人好似有什警覺，立時冒着雷火星花，忙望洞外逃遁，猛聽一聲龍吟，洞

口突又現出一道紫光，驚虹電舞，迎頭一絞，耳聽一聲慘鳴，妖人護身妖光，首被絞散，尸橫就地，同時，那道青虹，本在環洞飛舞，勢並不快，紫光才一出現，好似有什么感應，突然掉頭向外，閃得一閃，比電還快，迎將上去，兩道寶光，剛合爲一體，妖人元神，早化作一條黑影，由頸腔中衝起，往外飛去，青紫二光，追到洞口，忽又退回跟着便聽洞外喊道，任道友，此是前古奇珍，紫青雙劍，應該爲你所有，否則，洞中禁制重重，先死兩人，便是榜樣，休說道友，此時多高法力的人，入洞也難活命，但你不知收劍之法，固然神物有主，無如劍已破禁而出，此時如不收下，落在外人手中，豈不費事，任壽覺出老婦，不是惡人，忙喊仙長貴性，此寶如何收法，還望明示，並求一見，老婦還未及答，忽聽另一少年口音喝道，老乞婆無須賣好，此寶本應爲他所有，外人怎奪得去，緊跟着，便聽雙方喝罵爭鬥之聲，越來越猛，此時洞中，已成火海，祇任壽藏處石筍周圍無火，紫青雙劍，似有靈性，時分時合，往來烈火叢中，虹飛電舞，變化無方，看去利害非常，心想這麼猛烈的雷火，連人都無法衝出，如何收此雙劍，本來道婆有心指點，後來那人，不知是誰，爲何作梗，方想設詞詢問，勸請雙方停戰一談，側耳一聽，破空之聲已遠，因拿不准這兩人的來路邪正，不敢冒失，正在暗中祝告，師父快來，助弟子脫難，得此前古奇珍，那紫青雙劍，追逐了一陣，忽然互相糾結，合爲一道

彩虹，當時暴漲，由外而內，朝那雷火星花，環繞上去，連絞兩絞，眼前一花，精虹電燭中，雷火忽收，星光全隱，化爲一團兩寸方圓的，五色奇光，熒熒流轉，往來飛舞，紫青雙虹，也由合而分，二龍戲珠一般，朝那五色寶光，追逐不捨，漸漸縮成丈許長短，現出兩口劍形，又待了一陣，仍想不出如何取法，偶看面前石筍忽隱，脚底似有亮光閃動，低頭一看，石筍不知何故失踪，身前不遠，現出一座，高才尺許，玲瓏峭拔，寶光燦爛的翠峯，回憶方才聞見，猛觸靈機，暗忖洞中禁制，如此神奇利害，到處雷火紛飛，劍光電舞，祇不傷我，莫非真個有此仙緣遇合，神物該爲我有不成，如今石筍不見，現此翠峯，必有原因，死生禍福，均是定數，如若該死，先前早已沒命，修道人計什艱難危害，何不就用此峯，試上一試，心念一動，本意想用那峯，朝雙劍打去，誰知剛把翠峯拿起，還未細看，那團寶光，首先迎面飛到，心方一慌，寶光近身，忽然一閃不見，峯頂上却多了一粒寶珠，大如龍眼，精芒四射，耀目難睜，同時，紫青雙劍，也自飛來，因其來勢猛烈，未免心驚，慌不迭把峯放向地上，忙往側避，忽聽潭底龍吟之聲，心疑又有埋伏發動，待了一會，不見有何異狀，回顧紫青雙劍，已縮成三尺來長，兩口寶劍，各把劍尖，對準峯頂，凌空不動，先想上前，握那劍柄，因覺寶光強烈，又無劍匣，到手以後，無法收藏，更因龍吟之聲，響個不住，恐有變故，未敢造

次，過去一看，不禁大喜，原來池中心，仙草生根之處，本被妖人斫碎，潭底玉石狼藉，亂糟糟的，靈泉也被破壞，點滴無存，這時忽現出一個大坑，和潭口一般大小，潭底本是神泥所結，其質如玉，不知怎的，全數化去，成了一個井形深洞，一眼望不到底，俯視潭中霞光隱隱，離地丈許，有一玉碑，高祇三尺，正由一片金雲擁住，緩緩往上升來，碑左右一邊一個，插着兩個劍匣，上有朱書古篆，雖未看真上寫何字，但那劍匣，正與所懸雙劍，形式長短，無不相配，再一想起當日經歷，和所聞之言，越知仙緣遇合，應在自己身上，雙劍也該爲己所有，否則，洞中禁制，何等利害，方才入洞的妖人，不死即傷，那姓盧的道婆，雖得全身而退，形勢也頗危險，自己不但安全無事，暗中并還看出好些妙用，可見方才所聞，並非虛語，連忙跪倒，正在虔心祝告，忽聽潭底雷鳴風吼之聲，心疑有變，跟着又是一片金霞閃過，定睛一看，玉碑已升出地面，隨同風雷過處，潭口也自合攏，成了一片整地，上面停着一座玉碑，風雷之聲已止，越發寬心大放，見那劍匣，深插碑內，彷彿天然生就，碑形如圭，也與常見不同，不敢冒失去拔，恭恭敬敬又拜祝了幾句，然後起立，朝碑上一看，才知當中朱文古篆，乃是收發仙劍符訣，旁邊還有幾行小字，大意是說，劍乃古仙人遺贈，一名紫郢，一名青索，雌雄二口，可分可合，今日之事，千年前早已算定，到時出世，第一個發現的，便是劍的主

人，因是前古奇珍，前主人到手不久，便自成真，無暇重煉，非有極大仙福仙緣，不能妄取，藏珍之處，禁制重重，雙劍之外，還有兩件法寶，一是方寸石筍所化靈翠峯，又名凝碧簪，一是潭心神泥所化神圭，未到出世之時，任何人入洞必死，並說雙劍威力神妙，遠甚干莫，不是累世修積，具有極大福緣，便巧取豪奪了去，也無意自尋死路，遲早死在劍上，爲了雙劍罡煞之氣未消，本身具有靈性，雖有兩件至寶鎮壓，仍恐藏在地底，不能安分，特意就着原來山腹，開出兩條劍路，和一個大洞，外加仙法阻隔，使其常年在內，追逐擊刺，互相惡鬥，等把所有禁制攻破，由上洞劍路，自行歸巢，罡煞之氣，減去大半，劍主人也該尋來，休看此時，雙劍懸空不動，伸手可取，此是照例惡鬪之後，當日又殺了一個妖人，火性剛過，稍爲寧息，如其冒失上前，伸手一握劍柄，立時便召殺身之禍，必須把上面三種符篆記熟，按着太清仙法，把本身真氣，凝煉歸一，記準符訣，手挽訣印，心中默念，一口氣把他畫完，先將靈訣，朝碑一揚，劍匣先離碑而起，取到手後，再用收法，朝劍一指，劍便歸匣，到時必須鎮靜，不可胆小害怕，劍一入匣，再按前法，在洞中某制，未全失效以前，略爲練習收發，劍便爲已所有，如離此洞，無故不可妄用，當劍匣飛起時，碑便縮小，化爲一片古玉圭，一接到手，立時搶收雙匣，此事全仗手疾眼快，胆大心靈，否則，紫青雙劍，雖被靈翠峯中暗

藏的，元磁真氣吸住，又因方才殺人見血，火氣暫退，不去惹他，自然不會飛起傷人，但一動那劍匣，立生反應，如非靈峯至寶，將其吸緊，不易掙脫，來勢比電還快，匣才到手，人已爲劍所殺，即或不然，收發稍緩，在未用符訣施爲以前，祇有一劍，自行歸匣，再想拔出，便難如願，故非機警神速不可，

第二回

巧得干莫古篆神碑先示偈

言尋朋好青山碧水遠聞歌

任壽看完，才知雙劍通靈變化，威力絕大，端的危機一髮，方才祇稍冒失，未將劍匣尋到，先去取劍，便是凶多吉少，不由驚喜交集，碑文看完，便自隱去，也未寫出古仙人的名諱，唯恐符訣又隱，忙即用心默記，記熟之後，想起太清仙法，並未學過，但記符訣，仍是不行，金霞一閃，朱文忽隱，這等曠世仙緣，自然不捨拋棄，太清仙法，偏又不曾，好生爲難，後覺爲時已久，雙劍已在時發奇光，伸縮不停，看神氣似要離峯掙起，劍如自行歸匣，立成泡影，甚或爲劍所傷，都在意中，萬分情急之下，忽想起師父所傳氣功，雖說是道家扎根基的要訣，未說太清仙法，但是靈效甚多，起初無暇練習，還不知他妙用，後來連用他治愈兩次大病，信仰越深，近三年來，日夜用功，不特耳目聰明，體力比前強盛得多，這次中毒奇重，本來萬無生理，照鄧隱說，就是事前仗

着聞了靈藥異香，吃了一點蜂蜜，即便治愈，人也成了癡呆，再說也不會好得那快，每一談起，便覺奇怪，前半月因氣太弱，聽了鄧隱的話，不敢運用，日前不耐病臥，鄧隱又是一去不歸，試一用功，共練兩三天的功夫，便能下床行動，今早更覺真氣已然凝煉，可以隨意運功，碑上所說真氣，不知是否相同，時機難再，稍縱即逝，好容易有此曠世難逢的良機，失之交臂，豈不可惜，此是修道人，深山降魔防身的，神物利器，人家爲求一口好劍，都難於登天，我在一日之間，連得兩口，並還有兩件法寶可得，立志修道，管什艱難危險，心念一轉，更不再計安危，忙把真氣凝煉，如法施爲，初意未必有效，許還受傷，爲了向道心堅，竟把死生禍福，置之度外，譬如以前所習，就是太清仙法，冒險下手，誰知仙緣遇合，早已注定，前遇樗散子，正是一位前輩地仙，所傳坐功，也正是太清仙法的，基本功夫，近三年來，再一用功，無形中功力大進，雖還未識微妙，仗着資稟純厚，定力堅強，明明危機瞬息，一髮千鈞，稍爲失閃，便不免於身首異處，竟能處之泰然，卽此定力信心，已立不敗之地，任壽準備停當，做夢也沒想到，事情那麼容易，剛把訣印一揚，先是碑上一片紅光，微微一閃，那碑立時由大而小，化爲玉圭，迎面飛來，劍匣也雙雙飛起，隨在圭後，作品字形，似要往兩旁斜飛過去，又被那圭吸住神氣，飛並不快，任壽始終氣定神閑，目光貫注前面，一見神碑化爲七寸來

長，一柄玉圭，霞光隱隱，迎面飛來，更不怠慢，左手法訣一揚，右手一招，先把玉圭接在手內，百忙中看出圭上，似有一種牽引之力，將劍匣吸住，猛觸靈機，圭接到手，先不藏起，試將那圭朝左邊劍匣一指，圭上忽有一道其亮如電的紅光飛出，將匣裹住，耳聽身後龍吟之聲，也未回顧，忙又掉頭，移向右面，另一劍匣，也被紅光裹住，心中大喜，相隔又近，往前一探身，剛用右手，把雙匣接住，猛覺身後奇亮，回顧紫青雙劍，光芒大盛，暴漲了好幾倍，正在向外掙扎，伸縮不停，精芒電射，耀眼欲花，知道劍將還匣，時機已迫，忙用收法，朝前一指，剛將匣口朝外，紫青雙劍，忽似驚虹電射，連掙兩掙，離峯而起，對準自己飛來，任壽看出玉圭妙用，行法時，雙手倒換，本是極快，一見飛劍來勢純熟，試用玉圭，朝前一指，紅光二次飛起，雙劍竟被擋住，經此一來，看出寶光，竟能隨意伸縮，越發心定，便用寶光，指住雙劍，任其緩緩飛來，手中劍匣，往上一抬，方覺冷氣逼人，毛髮皆立，瑤瑤兩聲，寶光歛處，劍已入匣，試用手握劍柄，往外微拔，瑤的一聲龍吟，那青索劍，宛如一道碧電，出匣尺許，拔將出來再看，和常劍差不許多，祇是形製奇古，寶光強烈，微一舞動，劍上芒尾，立似靈蛇吐信，閃爍不停，最長時，光芒竟達丈許以上，紫劍也是如此，雙劍一柄頭作龍形，前有長鼻，一柄上盤青蛇，糾結如繩，試了幾次，收發均無異狀，並能由心運用，全如人

意，後又試出，握在手裏當兵器，也能一樣運用，方自狂喜，忽然想起，此次好些遇合，全由鄧隱而來，當初又曾約定，無論是何法寶飛劍，俱都平分，恰好全是雙的，再妙沒有，祇不知他在何處，如往臥眉峯，尋那神僧，爲何至今不見回轉，且喜法寶飛劍，巧得到手，何不趕往尋他，大家高興，也顯得弟兄義氣，心念才動，便聽壁中風雷又起，四壁搖搖，似要崩塌神氣，如換旁人，必以爲還有什麼奇遇，決不甘心就退，任壽却是知足，雖聽風雷之聲，與前聞相似，不特未生貪念，反覺得意不可再留，又忙着去尋鄧隱，一手拿了翠峯，當時便退了出來，剛出內洞，猛覺身後霞光連閃，似有一股極大力量，由後湧來，再也立足不住，未容回顧，便被逼出外洞，忙往洞側山徑跑去，剛到上面，便聽一片隆隆之聲響過，緊跟着，山崩地裂，一聲大震，俯視身後，原洞已然合攏，不禁吃了一驚，暗幸方才未存貪念，否則，豈不封閉在內，活活悶死，由此多了一層見識，覺着凡事命定，不可強求，該爲我有，他人絕奪不去，否則，用盡心機，也是無用，祇願忙着尋找鄧隱，也忘了回轉鄧家，路上雖曾想起，由早起進洞，時已申酉之交，歷時已久，並且當地乃往臥眉峯必由之路，方才洞中，雷鳴電舞，那等猛烈的威勢，鄧隱如同，不會不知，再要聽說是往尋他，定必跟踪來尋，一想不會，依舊前行，因服靈藥，也忘了飢渴，祇覺身輕體健，心神爽快，並未留意，一路飛步前行，走

了一段，覺着腹中疼痛，尋一僻處大解，下了許多污穢之物，起來再走，步履越發輕快，漸漸覺出，稍爲用力一縱，便是好幾丈遠近，以前雖也能夠縱過，却沒這樣容易，試再加遠，也是輕輕一躍，毫不費方，便自飛過，科知藥性發動，祇大半日的功夫，便平空加了好些本領，越發高興，本就心急，便飛一般，往前馳去，一路竄山過澗，縱躍攀援，端的捷逾猿鳥，其行如飛，正走在高興頭上，遙望前面，一峯矗立，嵐光如帶，白雲繚繞，橫亘山腰，上面嘉木葱蘢，形勢十分靈秀，細查附近景物，知道臥眉峯，已將到達，便照鄧家老僕所說，往峯下趕去，快要到達，忽見大溪前橫，因值日前大雨之後，山洪暴發，遠近山水由此匯流，往老河口流去，所經正是溪面最寬之處，兩岸相隔，竟達十餘丈，任壽此時，如在平地，並非不能縱過，祇爲初試身手，始終不知自己能縱多遠，又見溪流太猛，崩騰澎湃，聲若雷轟，看去聲勢驚人，拿不準能否縱過，惟恐萬一落在水中，好些不便，祇得沿着溪流，往上走去，滿擬上流地勢較仄，誰知溪水，環山而流，地勢漸高，水面雖然較仄，兩邊危崖相隔，祇有更闊，越發不敢飛渡，因聞鄧隱，就在峯腰一帶尋人，一面沿岸急走，一面留神，往對面查看，見空山寂寂，四無人踪，時見麋鹿遊行，白鶴冲霄，飛鳴翔集，對岸洞壑玲瓏，花樹繁茂，側面崖壁上，又掛着兩條瀑布，玉龍夭矯，飛舞而下，直墜溪中，俯視下面，水烟溟濛中，飛濺

起千重玉雪，億萬銀花，越顯景物清麗，仙景無殊，瀑布發源之處，已到盡頭，峭壁排空，削立百丈，上面苔滑如油，又肥又厚，細查形勢，簡直無路可上，方悔走錯了路，想要回身，猛瞥見對崖唱歌之聲，宛如龍吟，與附近泉響松濤，互相應和，合成一部極雄渾美妙的音樂，聽去十分娛耳，暗忖空山之中，竟有這等豪情高致的人，歌聲又是那麼雄渾蒼涼，必非庸流，抬頭一看，對崖大片松林中，似有一人，口發狂歌，手舞足蹈，正在邊唱邊走，再一細看，那人竟是一個矮胖和尚，赤着雙腳，身穿一件破舊僧衣，又長又大，身後拖着一兩尺長，走起路來，連跳帶舞，瘋瘋顛顛，神態十分滑稽，猛想起鄧隱所尋神僧，正是一個瘋和尚，所發歌聲，宛如黃鍾大呂，響振林樾，隔老遠便覺震耳，好些奇怪，莫非便是此人，再見瘋和尚，似要繞林走去，連喊神僧老禪師留步，容弟子過來拜見，均無回應，眼看和尚，快要往松林深處，心正發急，猛一眼，瞥見兩岸上下相隔，雖有三四十丈，中心壑底，長年受那激流衝澗，越淘越深，又是石質，上面水寬，壑底溪流最仄處才祇丈餘，並且兩岸均有斜坡，形勢雖陡，憑着當日途中經歷，決能隨意上下，暗笑自己真蠢，上面雖寬，由下面走，越過溪水，再上對崖，不是一樣，空自發急，有什用處，念頭一轉，立就斜坡，急駛而下，越過溪水，再往對崖飛馳，趕進松林，遙望前面，瘋和尚正往松林盡頭，崖壁後轉去，爲了僧衣長大，拖泥帶

水，行動似頗遲緩，歌聲也剛住不久，知能追上，忙即趕去，及至轉過崖去一看，倏地眼前一花，神僧不知何往，面前却現出一片奇景，原來崖那面，也是一道溪流，春波溶溶，清可見底，水流却不甚急，漲將齊岸，來路這面，沿溪盡是垂楊高柳，對岸滿是桃花，比起初來桃花坡所見，還要繁艷，桃林深處，現出一幢精舍，四外繁花環繞，燦若雲錦，門前空出一片草地，淺草成茵，整齊如剪，桃林旁邊，放着幾件坐具，如琴几玉墩，棋桌之類，多是羊脂白玉所製，景物清麗，從來少見，料是山中高士所居，瘋和尚又到此不見，決計過溪，尋那人家一問，溪不甚寬，本可躍過，因覺當地主人，不是庸流，冒昧登門，又是縱將過去，有失敬意，並還近於賈弄，遙望溪水，蜿蜒如帶，上流頭似有朱欄，橫跨水上，忙即趕去，到後一看，果是一橋，紅欄低亞，十分華美，一頭垂柳毵毵，低浮水面，一頭通着大片桃林，前見房舍，早被花樹擋住，這時重又出現，橋對面並有一條，用五色石子砌成的花徑，寬約丈許，兩旁種滿草花，五色繽紛，甚是整齊好看，似與林中精舍相連，略一端詳，走過橋去，正順花林前行，忽見林中，飛起一道銀光，宛如長虹貫日，破空直上，映着黃昏前的日華，比電還亮，剛到空中，好似發現生人登門，重又掉轉，朝自己頭上飛來，快要臨近，在離地十餘丈處，略一盤懸，忽又升空，往東南方飛去，隱聞光中有人笑語之聲，經此一來，越料當地，乃仙人所居，

更生敬意，暗忖這裏，既是仙人宮室，當不止飛去這一位，內中必還有人留守，忙把衣冠一整，正待前走，忽見前面花徑上，走來一個，肩挑花鋤的，垂髫少女，前頭鋤柄上挑着一個平底花籃，中有幾枝桃花，花朵特大，隱聞異香，花也疏落落的，比起沿途所見桃花不同，看神氣好似採花走過，忽見來了生人，面現驚疑之容，任壽並不因為對方年幼，而存輕視，見其立定，朝着自己上下打量，忙即恭身為禮，笑問道，仙姑此是何處，那位仙長居此，可容塵凡下士，登門拜見麼，任壽出身世家，人又謙和，先見瘋和尚，和當地靈景，本疑隱有仙人，再見方才那麼強烈的劍光，越發認定當地所居，定是神仙中人，心有成見，詞色分外恭謹，少女先頗驚奇，及見對方，言動謙恭，尊之為仙，由不得笑了起來，任壽見他，聞言也不回答，祇管憨笑，方覺此女，生得十分娟秀靈慧，怎的問話不答，一味憨笑，忽聽桃林深處，另一少女，嬌呼二妹，怎還不來，和誰說話，難道這裏還有外人來麼，少女聞聲回答，姊姊快來，你看這人，是怎麼來的，隨見又一垂髫少女，由花林中走出，見了任壽，也是面帶驚疑之容，前女笑道，大姑剛走，此人想已早到，無論如何，也必看見，就說他能穿入禁地，大姑怎會置之不問，各自飛走，莫非又是那位老人家引來的不成，後一少女，年似較長，自一見面，便注定任壽腰間，所佩雙劍，和手中法寶，聞言也未回答，任壽來時，原將雙劍，掛向腰間，玉

圭藏向胸前，祇那翠峯，高約七寸，約有兩寸來粗，無處存放，始終拿在手上，本意山中無人，瘋和尚又與鄧隱交厚，無關緊要，及見二女注視，想起前聽鄧隱說，這類前古至寶，在未拜見師父，傳授用法以前，便得到手，也須小心保藏，不可炫弄，以防寶光劍氣，上衝霄漢，被外人發現，引起劫奪，二女如此注視，必有原因，同時，再想起方才那道劍光，本已飛走，重又回轉，朝自己頭上，盤旋了一陣，方始飛去，如是左道妖邪，見自己毫無法力，定必下來，生心謀奪，不會略為觀查，便自飛走，想到這裏，又把疑慮去掉，接口問道，二位仙姑，所說大姑，可是方才駕着一道銀光飛走的麼，二女聞言，似更驚奇，同聲問道，那正是我大姑，你怎認得，任壽便把前事說了，二女笑道，原來你是無心至此，和我們鄧叔一樣，怪不得喊我仙姑呢，任壽二次請問主人姓名，二女見他，始終謙和，詞意誠懇，笑笑，此地是我三姑申无垢，隱居之所，大姑无妄，二姑无咎，此時還不算真仙，却也差不許多，因我三姑，雖非仙人，大姑說他，生就仙骨仙根，將來成就，實在兩位姊姊之上，恐其機緣未至，誤入旁門，爲此用仙法，在武當後山，臥眉峯側，建了一所房舍，令其隱居在此，以待良機，惟防把路走錯，祇傳了一點扎根的功夫，和有限幾種防身法術，三姑最喜桃花，大姑二姑，最是愛他，特意在海內外，搜尋了好幾百株異種，把方圓二百畝內，全都種滿，你看籃中所採，便

是仙種，名爲長春桃，花開四季，終年不斷，每樹年結仙桃十二枚，其大如瓜，常人服了，可以長生不老，消災延壽，四圍均用仙法封禁，平日休說桃林，連那溪水，也看不見，外人眼裏，祇是一條絕壑，對岸不是怪石如林，便是雲霧堆滿，什麼也看不見，我姊妹一名靈鵲，一名秋雁，是三位姑姑姪女，被二姑由惡人手裏救來，陪伴三姑，隱居在此，已有數年，除却常時往來本山，與大姑交厚的，一位老前輩外，從無外人登門，那位老前輩，沒有名字，自稱瘋和尚，三位姑姑對他，均甚恭敬，這裏禁制，也祇有他能夠隨意通行，前數日忽來此地，和三姑見面，先談甚好，後來不知何故，起了爭執，他老人家，狂笑而去，三姑似恐得罪，追出呼喚，人已無踪，第二日有一少年男子，並無法力，不知怎會，被他越過禁地，走了進來，三姑原會一些防身法術，見有野男子登門，當是壞人，將其擒住，正待拷問來歷，才知對方毫無法力，人又十分和善，悔已無及，三姑擒他時，不知他是來此遊山，望見桃花盛開，和你一樣，無心至此，自覺法力不高，大姑二姑，日內未必會來，恐非來人對手，不合小題大做，惶急之下，妄將二姑所留，最利害的埋伏發動，等到來人受傷，毫末抗拒，方始警覺，將他放下，人已受了重傷，三姑見他，事出無心，遊山本是常事，誰見好花好景不愛，無意閑遊，又未發現有何阻隔，如何算是錯處，再見來人，甚是英俊豪爽，性情強毅，覺着堂堂男子，爲少

女所欺，不是意思，無故身受重傷，不特毫無怨言，依舊神色自若，並無絲毫怨憤氣餒，說完來意，問知誤會，道了兩句驚擾，便要強行掙扎，負痛走去，三姑越想越不好意思，偏巧大姑所留靈丹，日前又被瘋老前輩借去救人，一粒未留，見來人受傷甚重，如何行路，再四挽留他在此養傷，來人先還謙謝，後見三姑意誠，方允暫留，三姑想等大姑二姑到此，將傷治好，再讓他走，後來問出來人名叫鄧隱，就住本山桃花坡，忠良後裔，隱居本山，已歷數世，除不會法術而外，琴棋書畫，文武全通，人又正直光明，雙方談得十分投緣，我們也全喊他鄧叔，三姑本喜撫琴下棋，鄧叔對此兩道，恰是專長，因對主人敬重，祇管身負傷痛，依然從容說笑，絲毫不顯，今日清早，三姑往他房內，撫琴對談，無意之中，發現傷勢分毫未愈，為陪主人說笑，談論投機，故作從容，實是勉強苦熬，心正不忍，瘋老前輩，忽然走來，另贈了兩粒丹藥，當時治好，便催起身，說是紫青雙劍，和那兩件奇珍，均已出世，不久仙緣遇合，祇能照他所說，避開那一層冤孽，地仙仍非無望，說話依舊瘋瘋顛顛，有頭無尾，大意如此，說完，瘋老前輩先走，鄧叔便向三姑謝別，三姑因想看那幾件神物奇珍，又因雙方成了朋友，約定日後常來，再聽有兩個妖人，想盜取翠屏峯崖洞所藏靈藥，正好神物出世，以致一死一傷，歸途如不小心，難免相遇，另外還有兩個左道妖邪，也是專為盜寶而來，知寶主人，乃鄧叔好

友，尙是凡人，初得到手，不知隱藏，祇一隨意舞動，寶光上升，被妖邪發現，必來奪取，自己新近學會隱形飛遁之法，意欲親自行法護送，就便一開眼界，誰知走了兩個時辰，大姑忽然飛到，問知前事，好似有氣，意欲趕去，剛一出林，便遇瘋老前輩，互相談了些時，先頗爭執，後來大姑似被說服，匆匆回來，寫了一封信，留與三姑，便自飛走，我姊妹閑着無事，想起仙桃，快要成熟，前往查看，還不到採的時候，祇採了兩枝桃花，剛要回去，便見你來，溪邊禁制神妙，仙凡均難飛渡，即便來人，能夠破禁而入，也必有些警兆，怎會毫無動靜，便走了過來，腰間寶劍，和手上拿的翠峯，又與瘋老前輩所說劍寶，形式相同，好生奇怪，莫非你便是鄧叔新交好友麼，任壽聞言，才知鄧隱在此養傷，主人乃是三位女仙，現已回家，好生心喜，瘋和尚既然見到，必蒙指點明路，忙着回去，匆匆把以前得寶經過，告知二女，便要辭別，二女一聽，果是紫青雙劍主人，全都驚喜，再三挽留，執意要看那法寶飛劍的威力，任壽笑答，尊姑不說未得傳授以前，不宜炫露麼，二女笑說，這裏禁制，已全發動，寶光劍炁，決不致於被人發現，略試無妨，我姊妹祇想一開眼界，便放你走如何，任壽意似不信，二女笑答，一個凡人，怎會得此至寶奇珍，如非瘋老前輩，有話在先，說你沒有法力，決不相信，我們也拿不準你深淺，和所說真假，如真凡人，不讓我們見識，決回不去，不信，回頭再

看，就知道了，任壽回望，身後白雲堆滿，來路已成了一片雲海，白茫茫上與天接，那還分辨得出道路，心正驚奇，再看前面，二女也自失踪，全身立陷雲霧之中，隨聽二女嬌笑道，任叔莫怪，你和鄧叔是弟兄，我們小輩決不敢於無理，祇不過想看此寶威力而已，聞說紫青雙劍前古奇劍，一經合璧，多利害的禁制也難阻擋，祇請一試，自能衝過，任壽不知對方用意，此舉是否可行，心中不願，先和二女好說，祇聽笑聲吃吃，時東時西，一味軟磨，說什麼，也非施展不可，任壽急於回去，與鄧隱相見，迫於無奈，想了想先問明了途向，爲恐紫青雙劍，罡煞氣重，出手傷人，或是毀傷主人靈景，先把玉圭取出，手挽法訣，朝前一指，一股紅光，剛自飛射出，前面白雲，立被衝破了一條雲弄，雲烟飛揚中，發現溪水前橫，滿擬雙劍無須取用，祇將寶光，指定前面，便可衝雲而過，心方一喜，不料二女狡猾，內中一個，天性又頗剛愎，看出對方心意，一面急呼任叔，不將雙劍發出，莫要想走，再不取用，受驚莫怪，一面早把當地埋伏，一齊發動，任壽正指寶光，覓路前行，猛覺眼前一暗，緊跟着風雷水火之聲，同時大作，四外茫茫，暗如深夜，黑影中現出大蓬雷火，無數金刀，排山倒海，狂湧而來，聲勢猛惡，甚是驚人，任壽畢竟初次經歷這等猛惡的場面，立時情急，更不暇再顧別的，初意二女志在觀劍，祇要將劍取出，略一演習飛舞，便可脫身，誰知雙劍，果如所料，在未與

心靈相合以前，不脫手還不妨事，一經施爲，便非見血，不易回收，尤其對方發動禁制，成了敵意，威力更猛，任壽因聽二女口氣，非觀全豹，不肯罷休，急於脫身，一手又拿着翠峯。雙劍不能同時應用，一賭氣，率性連法寶帶飛劍，全數施爲，總算不該闖禍，人又謹慎，始終記着玉圭和翠峯，均能制那雙劍，不會冒失取用，先用一手持圭，右手腕臂端着翠峯，口中急喊，二位姑娘，不要逼我，全取出來就是，四面的雷火金刀來勢，便緩了些，匆匆準備停當，如法施爲，紫青雙劍，立化爲兩道長虹，飛舞而出，那雷火金力，已快湧到面前，吃劍光往外一擋，紛紛消滅，任壽見雙劍如此靈效，心中大喜，忙指劍光，往前掃去，本意試驗雙劍，是否能將主人禁制破去，忽聽二女，同聲驚呼，急喊任叔，快收仙劍，莫傷我們，同時，眼前一亮，金刀無影，雷火全消，連那雲霧，也同散去，重又現出天光，一輪落山斜陽，正射在大片桃林之中，花光潑灑，映射起無限霞輝，奇曜無儔，目光到處，瞥見二女，各縱着一道銀色遁光，滿林飛逃，紫青雙劍，分追在後，相隔已不甚遠，劍光所過之處，那萬樹桃花，稍被劍上芒尾掃中，便成粉碎，一時殘花亂落，宛如紅雨，映着斜陽，滿天飛舞，頓成奇觀，不禁大驚，忙以全力回收，一面用寶光，將劍光裹住，不令前進，誰知吃力異常，雖仗玉圭之力，將其制住，也祇進勢稍緩，仍是追逐不捨，始終收他不同，後來看出二女分頭逃走，雙劍

也分兩路追趕，玉圭紅光，雖也分成兩股，光力便弱，二女再如東西飛逃，更是無法照顧，一面忙着回收，口中急呼，二位姑娘，快些合爲一路，不可分開，免我照顧不到，我實是初得奇珍，不能由心運用，並非故意，據我所知，此劍頗有靈性，我已看出，逃得愈快，他追得更緊，請你們不要亂逃，設法往我身後繞來，我用靈翠峯，試他一下，或能將其制住，否則，休說傷人，便這滿林桃花，爲劍光所毀，以後何顏再見主人，二女先因事出強求，心疑任壽，故意使其難堪，年輕好勝，不由愧憤交集，聞言回顧，見任壽也是手忙腳亂，滿臉惶急之容，方始相信，忙照所說，並在一起，向前飛逃，總算雙方俱都靈警，雙劍威力雖猛，畢竟此舉，由於二女妄發埋伏，激動劍上罡煞之氣，氣機相引，所生反應，與劍主人心意違背，又被玉圭制住，要差不少威力，任壽先因手持二寶，難於兼顧，等到二女會合以後，一時救人心切，暗忖此劍，既應爲我所用，決不能傷害主人，此時左手持着玉圭，右手須挽訣印，還有一個翠峯，無法分持，一直端在右手腕上，一心三用，也許要差得多，事已危急，與其傷人結怨，何如犯險一拼，心念一動，紫青雙劍，已被二女，引往林中一座小峯之間，三人兩劍，走馬燈也似，環峯而馳，相隔本差不多，任壽步行，原追二女不上，全仗先前所服靈藥，發生靈效，一縱便是十來丈，身輕如燕，才得勉強追隨，等把地勢看好，環峯趕了三四圈，忙

告二女留意，一面運用真氣，先把玉圭，朝前連指，全力吸緊雙劍，強行回收，乘着飛劍去勢，稍一停頓，倏地回頭，奮身一躍，猛朝二女對面迎去，說時遲，那時快，任壽這一回身，雙劍去了禁制，來勢自更神速，祇一閃，便電也似急，直朝二女身後射到，幸而任壽，拼冒奇險，早有準備，就這回身一縱，轉眼之間，右手靈翠峯，早朝雙劍擲去，一幢青霞，剛由二女頭上飛過，雙劍也自迎面飛到，任壽一面手挽劍訣，全力回收，二次又將玉圭寶光發出，想將雙劍制住，三方面同時旋為，雙劍果被那幢青霞吸住，停空而立，依舊劍尖斜指峯頂，漸漸縮小，不能自行飛起，青霞停處，離二女身後，雖有兩丈來遠，但照方才形勢，至多瞬息之間，二女必被追上，休想活命，任壽方覺僥倖，不曾傷人，但這雙劍威力太大，一發便要見血，萬一以後能發而不能收，如何是好，再看那幢青霞，高達丈六，離地丈許，停空不動，比起洞中所見，要大數十倍，又不知道收小之法，方才原是冒險發出，這大一幢寶光，如何帶走，心正為難，二女驚魂乍定，見任壽所用飛劍法寶，如此神妙，俱都歡喜，驚讚不置，任壽心中愁急，又沒法說，更恐寶光劍氣太強，引來妖邪，急切間，打不起主意，祇得先收雙劍，看那神峯，能否縮小，再作計較，以為事有定數，該為我有，怎會失去，立把心氣沈穩，運用真氣，試先收劍，祇見精芒電射，伸縮不停，彷彿兩邊都在爭奪，那劍無所適從，竟不

能如意收轉，任壽初得奇珍，不知此中微妙，祇管平日剛毅鎮靜，到此地步，也自不免發愁，正想再用玉圭一試，忽聽耳旁，有人低語道，雙劍煞氣太重，並不妨事，回去照你平日所習坐功，以全神目注此劍，真氣吸引，不消多日，便能由心應用，好在收發劍訣，已均通曉，除對敵時，不願傷人，令其空回，稍爲倔強，也易制伏，何況不久便有仙緣遇合，此事無須愁慮，到你這靈翠峯，乃九天仙府至寶奇珍，不特能大能小，內中並有兩儀六合，諸般妙用，此時，一則不好攜帶，他那妙用，不能全數發揮，不是被他自行飛走，無法尋踪，便被強仇大敵，乘隙奪去，此寶本身雖具靈性，不似紫青雙劍，一經前劍主人，行法禁制，算准未來，遺賜有緣之人，從此不論新主人，法力高低，永遠相隨，除非本身遭劫，外人決奪不去，不如由我暫借一用，彼此有益，並將峯頂上所藏元磁真氣收下，分賦雙劍之上，使其以後便遇到兩極元磁真氣所煉之寶，也不能將他吸住，道友以爲如何，任壽此時，仙緣快要遇合，處處福至心靈，加以素來量大知機，一聽語音，就在耳旁，四顧却不見人，暗忖此人，既有這高法力，如若生心劫奪，何必商量，否則，照着玉圭上，古仙人留書，此寶也決不會落向外人手中，樂得大方一些，或者還能交一好友，心念微動，立時轉身，把手一拱，笑道，多蒙仙長好意，悉隨尊便，祇請現出仙容，使弟子稍爲領教如何，隨聽耳旁接口答道，道友太謙，柁散

子對於道友，尙不肯以師長自命，何況於我，此時此地，不是你我良晤之所，不久，自會相見，並且這裏還有一人要來討厭，事不宜遲，請道友各自收劍便了，任壽爲了收劍艱難，心正疑慮，聞言姑且二次回收，才一施爲，雙劍光華，突然暴漲，劍尖上並有一股，細如遊絲的光線，十分剛勁，直射峯尖，兩下互相伸縮，也分不出由何方發出，心中奇怪，未容轉念，祇聽一聲輕雷，帶着一蓬銀色火花，突自峯頂冒起，本是一大蓬，向外激射，才一出現，祇閃得一閃，忽分爲二，被雙劍尖上光線裹住，一閃無踪，劍立縮小回飛，伸手一招，便自投入匣內，同時，一片金雲，罩向那幢青霞之上，恰將翠峯裹住，連閃幾閃，一齊縮小，先往斜刺裏，花林深處飛去，一閃不見，隨聽破空之聲，穿雲而來，宛如流星自空下瀉，落地現出一人，任壽剛看出前見和尙，一道金光，已由右側湧起，當中好似裹着尺許長，一幢青色霞影，其急如電，帶着風雷之聲，往東南方密雲層中，破空飛去，瘋和尙一見，滿臉都是憤怒之容，大喝難道我還不知此中因果，要你多管閑事，隨說，大袖展處，滿地紅光，人已不見，再看前頭金光，已穿入遙天密雲之中，紅光後起，流星趕月一般，由後追去，晃眼相繼投入雲中不見，任壽因瘋和尙，與鄧隱交厚，愛澤及鳥，對於借寶人，未免懷疑，正在尋思雙方來歷，忽聽耳旁，又有人道，道友不必驚疑，這瘋和尙並非惡人，與我弟兄，相識多年，此人爲犯清規，

現正受師嚴罰，難猶未滿，因他平生最重恩怨，雖在佛門，每喜感情用事，法力又高，往往逆數而行，雖然吃了許多虧，老改不了，這次爲感一人助他少受苦難，又在妄想逆天行事，詳情我也難爲預言，乘他被我同伴明河道友引走，特意和道友，略說幾句，此是道家千里傳聲之法，道友累世修積，今生方有成就，無論福緣功力，均在愚弟兄之上，不久拜師，全都學會，祇有更高，這兩個少女，一善一惡，將來也有好些因果，我的形聲，他們均未見聞，不必向其洩漏，瘋和尚能回，不防隨意應付，此人除阿私所好外，對你十分看重，決無惡意，恐他追趕明河道友不上，中途警覺，回來向我糾纏，又不便與之翻臉，請朝西北方一看，便見愚弟兄的形貌了，相見當不在遠，等將法寶奉還時，再作長談罷，任壽聽那語聲，就在耳邊，以爲人在近處，正朝左側尋視，聞言忙照所說抬頭一看，果見西北方高空，現出一片霞光，中擁兩個老人，都是白髮童顏，慈眉善目，領下各有一部銀髻，身材微胖，一個略爲高些，手持一根朱紅色的拐杖，上掛葫蘆，形製古雅，另一個稍矮，腰懸長劍，左手端着那座小翠峯，望去和畫上仙人一樣，剛看出兩老人，在朝自己微笑點頭，高的一個，把手一揮，一片青色雲烟，似風吹過，立同隱去，二女自從寶劍收回，靈峯飛去，本在驚奇，未容詢問，瘋和尚忽自空中飛墮，才一照面，發現右側一道金光破空飛走，立即大喝追去，因見任壽低頭尋思，面色

不定，想起對方法寶飛劍，剛得到手，不合強迫人家演習，致失重寶，差一點沒有把小命送掉，再一想起對方失此奇珍，又由於救人心切之故，越想越不好意思，各人紅着一張臉，滿心盼望瘋和尚，能將金霞裏去的靈翠神峯追回，誰也羞於開口，呆在當地，任壽暗中聽人說話，均未看出，後來還是任壽，把話聽完，目送仙人走後，想起許多花樹，均被劍光掃碎，殘紅如雪，滿地狼藉，祇覺主人回來，不好意思，對於失寶一層，因有仙人密告，並未在意，側顧二女，站在一旁，面有愧容，正要開口慰問，一道紅光，自空飛墮，正是瘋和尚飛回，怒容已斂，笑嘻嘻手指任壽罵道，你這傢伙，真沒出息，到手寶貝，又被人巧借了去，本來一人一半，這樣便成三條腿，看你如何分人，任壽聞言，慨然答道，弟子如無鄧隱，無此仙緣遇合，又在無意之中，服了靈藥仙果，共祇多半天，便覺身輕力大，迥異尋常，方才強收飛劍時，竟能追上遁光，可知靈效，即此已出於望外，如何還敢再起貪心，修道須仗自身修爲，不在僥倖，便全歸諸鄧隱，也所心願，祇有一件法寶，被二位老仙借去，說是將來送還，弟子祇要那一件便了，瘋和尚哈哈大笑道，你果然是好，無怪樗散子誇你，真有一點意思，既然這樣，我送你回去如何，二女在旁，正朝瘋僧行禮，忙接口道，老前輩，這位任叔真好，我想三姑少時必回，意欲連老前輩一齊，請到裏面，等我三姑回來吃上幾杯，再走如何，瘋和尚罵道，

放屁，不是你兩個淘氣，人家早已回家，怎會被天都，明河，兩個老不死的趕來，把那最好的一件法寶借去，我還沒和你算賬呢，以爲我瘋和尚，祇有酒吃，便由你們擺佈麼，今天我老人家，偏不吃酒，二女同聲笑道，瘋老前輩，如不賞臉，以後再犯饑癆，沒地方找酒，休怪我們小氣，瘋和尚笑罵道，你兩個小鬼，不要高興，此人將來，也是你們剋星，到時就知利害了，任壽原本急於回去，見瘋和尚，不住和二女說笑，已然答應同行，不好意思再催，祇得說道，二位姑娘，我出來時久，恐我兄弟想念，改日還要登門拜訪，向三位仙姑領教呢，話未說完，瘋和尚忽然大怒道，你忙着回去，想討厭麼，任壽見他，瘋瘋顛顛，也未理會，瘋和尚也不再理二女，拉了任壽，便往前跑，邊走邊說道，人家談得好好的，正在高興頭上，偏要趕回惹厭，這等心急，走起路來，如追我不上，怎麼說法，任壽見他，生得肥頭大耳，身材又矮又胖，偏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僧衣，拖着兩片破爛草鞋，走起路來，絆腳礙手，無論如何，也跑不開，如非先前目觀神奇，說好同行，換在尋常，早已謝絕，先自上路了，聞言笑答，除非老禪師不嫌棄濁骨凡胎，攜帶弟子，空中飛行，要是地上步行，自信還能追隨，瘋和尚哈哈大笑道，是真的麼，任壽聞言，忽想起對方，有道神僧，自來真人不露相，如何能與打賭，忙道，弟子怎敢放肆，祇是急於回去，如蒙攜帶，無不唯命，瘋和尚笑道，你這人果然誠實，

毫無虛假，照此說法，我到不好意思拿話套你了，你我道路不同，原無相煩之處，祇爲昔年，誤犯師規，終年飄流在外，雖有一些法力，祇能用來救人，防禦災害，便對仇敵也難使用，飢渴風霜之苦，更是常事，爲了行道，隱迹人間，這些年來，受盡災難危害，以致承了兩人的情，無法報答，內中一人，本是極好資質，但他稟賦雖佳，夙孽太重，應在今生，恐難避免，他那事情，將來發生在西崑崙絕頂，星宿海後，古刺山，黑風窩旁，一座崖洞裏面，我知你累世修爲，不特根骨福緣，並世無兩，爲人更具至性厚德，言出必踐，此本修道人應爲之事，雖然助人脫難，自己也有極大功德，事情固極艱險，祇等靈翠神峯，二次到手，便可成行，本身決無妨害，我雖不便出面，到時也必以全力暗助，但你答應之後，却是反悔不得，你意如何，任壽一聽修道人應爲之事，以爲至多事情艱險，別無他害，對方并允暗中相助，自無不允之理，脫口答道，既是除惡積善，便無老禪師之命，祇要知道，也是義不容辭，弟子遵命，到時必往便了，瘋和尚笑道，如此甚好，但我這人，最喜信義之士，你已答應於先，到時却不可反悔呢，任壽平日不輕然諾，話已出口，又始終信仰對方，決無虛語，雖聽一再叮嚀，匆匆未暇尋思，連答，弟子怎敢食言，瘋和尚又道，那借你法寶的，兩個老人，一名天都，一名明河，並非壞人，祇是人太謹慎小心，他想與你結爲忘年之交，還寶時，聞知此事，恐你涉

險，必加勸阻，你却不可聽他，任壽忙着回見鄧隱，初意瘋和尚，必用法力，送其起身，比自己走要快得多，及見上路之後，祇顧說話，走了一陣，還祇過橋兩三里路，心正不耐，見他還在絮聒不休，忙笑答道，一言出口，驢馬難追，已然應命，任是何人勸阻，也無用處，話未說完，忽想起方才所見二老，明是神仙中人，便瘋和尚，也說他不是惡人，祇不知那高法力的仙人，如何肯與自己，結那忘年之交，方想探詢，瘋和尚已哈哈大笑，想不到你如此志誠，也許事情有望，你那二弟鄧隱，正與良友談心，故此想你到遲一點，既然忙着回去，可見爲人忠實，毫無私念，早點到達，與此女先見一面，日後便於來往，使他早見奇珍也好，說罷，把那又肥又大的袍袖，微微一擺。

第三回

對枰試藏珍紫電青霜森劍杰

深宵尋異境清溪明月豔桃花

任壽聞言，知要行法，忙卽留神查看，見瘋和尚，拉了自己，仍是並肩同行，開頭並未覺異，人也不會飛起，依舊步行，走不一會，才看出雙方雖是從容緩步，但那迎面來的峯巒林樹，開頭看去，相隔頗遠，不知怎的，一晃便到了面前，再往兩側一看，道旁山石林泉，真似急流奔迅，飛馬一般，由兩旁倒退下去，快得出奇，心正奇怪，忽聽瘋和尚笑說到了，各自去罷，任壽聞言，驚望前面，就這回身轉盼，晃眼之間，人已行抵

鄧家園林之外，再往林中一看，前面兩株桃花樹下，有一石製方桌，兩旁石鼓，上坐鄧隱，對坐一個妙齡女子，生得長身玉立，美豔如仙，正在相對下棋，旁邊放着幾件茗碗零食，女的固是極美，男的也是長眉星目，面如冠玉，衣冠華麗，丰神挺秀，這時，斜陽已快沈西，落日回光，照在這兩株桃花樹上，人面花光，相對流輝，端的一雙璧人，并世無雙，暗忖此時此地，本就畫圖無殊，那裏再找這一雙神仙美眷去，此女定是申三姑無疑，看二弟神情，對於此女，似有情愛，聞說神仙夫妻同修的頗多，不知此舉，於修爲上，有無妨害，如能夫妻同修，豈非佳話，正代鄧隱喜幸，恐進去打岔，妨碍二人清談，意欲退回，回顧瘋僧，已不知何往，正尋思間，微聞少女低語道，林外有人，許是你那位好友，回來了罷，跟着，便聽鄧隱高呼大哥，知被發現，祇得迎上前去，鄧隱見任壽，腰掛雙劍，驚喜問道，先聽老禪師說，大哥已將翠屏峯藏珍得到，高興已極，因伯老人家滑稽玩世，說話瘋瘋顛顛，又像真，又像假，不會明言，再問便被罵了幾句，雖知大哥才是神物之主，爲了希望太切，歸後發現上下兩洞，均已封閉，先還拿他標準，誰知果然成功，並還將紫芝蘭，長春仙草，千三百年才結一次的蘭實服去，仙師前年所說，竟應在大哥身上，最奇是小弟對於洞中靈藥藏珍，本來略知細底，祇爲此草，乃九天仙府，靈藥仙葩，因稟兩間清靈之氣而生，品最高潔，不沾絲毫泥土塵污，又無

種子，祇在結實之後，由花莖上，噴出一股香氣，形如青烟，其香無比，當時無人收，便隨風飄揚，越飛越高，終被罡風吹化，偶然遇到別的靈藥仙草神木之類，將其吸住，才得保全，由此寄生其上，始能成長，開花結實，均有定期，必須整整一千三百七十二年，分毫不差，但是仙果成熟，一離花莖，靈氣便消去十之八九，所剩幾片幽葉形的仙草，雖是道家煉丹珍品，也須七日之內，連根拔下，放入玉瓶，先用靈泉滋養，另用仙法禁護，才能勉強存活一二年，否則，不久枯萎，靈效全無，小弟一來不知此草生根年月，上次採紫芝朱果時，絲毫看不出他有結實之意，自料福薄命淺，幸蒙大哥福庇，服了一枚朱果，已是萬幸，如何再作非分之想，想起大哥那日，心存客氣，致誤良機，將朱果失去一枚，心正難過，誰知大器晚成，奇福在後，居然有此曠世仙緣，小弟從前年起，曾用無數心機，日夜留意，均無所護，大哥却是水到渠成，不期而遇，可見神物有主，不是福緣淺薄的人，所能妄想呢，任壽見鄧隱，本和女仙對弈，自一見面，目光便注雙劍之上，眉飛色舞，說個不完，惟恐女仙怪其簡慢，忙笑答道，這位可是申仙姑麼，賢弟怎的心粗，祇顧高興說笑，也忘了和我引見，少女已早隨同起立，站在一旁，望着二人，微笑不語，聞言接口笑道，妹子申无垢，任兄怎知賤姓，任壽未及答話，鄧隱已先開口道，我真荒唐，祇顧代大哥歡喜，忘了爲雙方引見，姊姊不要見怪，

隨請歸坐，又由左近，搬來石鼓，三人同坐敘談，任壽恐鄧隱不肯多取，當着外人，不便爭論，先未提議分寶之事，誰知鄧隱早聽瘋和尚暗示，藏珍已被任壽得去，知其決不獨佔，便申无垢，也聽人說過諸寶來歷妙用，和得主的來歷，祇不知二人，曾有成約，等送鄧隱回家以前，才聽說起任壽爲人，如何正直長厚，法寶到手，定必分贈等語，雖代鄧隱歡喜，但因以前所聞，洞中藏珍靈藥，另有主人，尙還未到，照所聞口氣，決與鄧隱無關，還不甚信，便同了來，見壁洞封閉，任壽未歸，便借下棋等候，想要見識紫青雙劍，靈峯玉圭，和寶主人，是何因緣，有此奇福巧遇，故此未走，任壽聽出鄧申二人，早知此事，又正索觀，便將玉圭仙劍，同取出來，一面訴說前事，一面分別如法施爲，因那雙劍，罡煞之氣太重，先前幾乎闖禍傷人，雖蒙異人，暗中指教，並知以前所習，便是太清仙法，用以煉劍，不久便能如意施爲，不必忙此一時，剛把青索劍拔出半截，訴說他的威力，不料无垢見那雙劍，形製古雅，才一出匣，眼前霍地一亮，碧電也似，寒光逼人，耀眼欲花，又見任壽誠厚義氣，果如鄧隱所言，心想紫鄧好似分與鄧隱，不知比這青索如何，一時關心，無意之間，隨手拿起，剛一拔劍，任壽正在說話，見无垢將劍拿在手內，本來想攔，因素不善和婦女相處，又想對方，已是神仙一流，法力雖未見過，聽他姪女所說，鄧隱被困情形，和自己受迫試劍經過，兩個未成年

的女兒，已有那高法力，想必無害，否則，對方既早得知藏珍來歷，此劍威力妙用，當所深悉，不好意思攔阻，心仍不放，方笑說道，申仙子，此劍威力太大，恐把附近花木毀損可惜，不要全拔出來罷，話未說完，祇聽瑤的一聲龍吟，一道比電還亮的紫光，已離匣而起，无垢萬不料此劍，如此威猛，手才按住劍柄，便自離匣而出，力大異常，虎口先被震破，鮮血直流，鄧隱在旁，見狀大驚，急呼大哥，快些收劍，口中說話，瞥見紫光電閃，尚有數寸未全脫出，心上人一手緊握劍匣，一手正以全力強按劍柄，不令離匣飛出，偏又無此神力，人已急得花容慘變，手都發抖，那隻粉滴酥搓的右手，又被劍柄震破，鮮血直流，當時心疼萬分，更不再計利害安危，情急無計，搶縱前去，雙手齊施，連劍帶匣，劈手奪過，口中急喊，姊姊還不快丟，說時，早把劍奪過，覺着胸前微微一涼，那劍震動之力，強大異常，料知把握不住，連念頭也未容轉，耳聽心上人，在旁急喊，也未聽真，早連劍帶匣，朝側面猛甩出去，同時，耳聽任壽，驚呼二弟，底下話未出口，一片紅光，已迎面飛來，緊跟着瑤的一聲，紫鄂仙劍，已化爲一條紫虹，離匣飛起，劍光剛一暴漲，那股紅光，也由身旁，飛迎上去，將劍光裹住，回頭一看，原來任壽，滿臉驚惶，手持一片玉圭，由圭尖上，射出一股紅光，先將劍光裹住，然後搶上前去，把劍匣拾起，插向腰間，再挽靈訣回收，手揚處，紫光忽然縮小，往匣中投去，

瑣的一聲微響，便自合攏，這原是瞬息間事，任壽正向申无垢示意之際，猛瞥見紫虹電耀，但未出匣，又值試演青索，走離桌前兩三丈，正和鄧隱，笑說前事，一時疏神，以爲无垢想窺全豹，稍爲担心，劍未完全出匣，不願大驚小怪，貽笑大方，沒有十分在意，也未看出无垢手被震破，及聽男女二人，相繼驚呼，鄧隱急呼得一聲大哥，忽回身縱去，轉臉一看，不禁大驚，知道仙劍利害，休說上身，稍爲掃着一點芒尾，或被劍光罩住，也不死必傷，萬無幸免，危機一髮之間，無法攔阻，百忙中，又瞥見鄧隱，爲救无垢，雙手奪劍，越料凶多吉少不，顧說話，慌不迭，先將玉圭寶光發出，想將劍光裹住，再作計較，想起來前收劍時的危險，心正惶急，不料這次，雙劍未同飛起，威力要差得多，對方祇是無心觀玩，又無敵意，那劍祇爲外人動手，生出反應，並無傷人之念，又濺了一點人血，居然一收就回，毫未費事，劍收到手，驚魂略定，方覺僥倖，回頭一看，鄧隱差不多成了一個血人，自肩臂以下，直齊腹部，鮮血直流，所穿内外衣，也隨傷處，粉碎了一大片，人已倒在无垢懷中，痛暈過去，无垢右手，也是鮮血淋漓，左手扶着鄧隱，高呼任兄快來，你二弟爲我一時無知，誤拔仙劍，恐我受傷，情急心慌，將劍奪去，比時我正強按劍柄，想等任兄助我收劍，不知怎的，心中一慌，沒顧得喊大哥，劍柄一鬆，我和他恐都凶多吉少，祇再勉強支持一兩句話的功夫，就我不喊，任

兄也必趕到，決可無事，沒料他會如此莽撞，又是神力，冷不防將劍奪去，擲向一旁，我雖免去危險，他却被那劍光，在胸前稍爲掃了一下，總算命不該絕，否則，就不全身粉碎，也必腰斬兩段，此時血流太多，幸而日前，服過一枚朱果，此是寄生千年紫芝之上，比尋常果樹所結，靈效更大，大體雖然無礙，疼痛却是難當，尤其胸前這一片皮肉，幾被劍光，全數削去，最薄之處，已快透穿臟腑，尋常傷藥，至多將血止住，每日行動飲食，仍是奇痛難忍，生飢復原，不留痕迹，決辦不到，寒家頗有幾種靈藥，今日又蒙瘋老前輩，贈了兩丸大小還丹，可惜不在身旁，我意欲將他接往寒家調養，但恐高空風大，適見玉圭，尙可防護，擬請借我一用，並煩轉告他家，無須驚疑，任兄日內，也請光臨，同作小飲，賞花長談如何；此劍在未拜師，領得傳授以前，他決不能應用，仍請任兄，一同保管爲是，說時任壽看出无垢，扶抱鄧隱，滿臉憂惶之容，好似關心已極，鄧隱斜倚无垢懷內，本來滿臉痛苦之容，雙目緊閉，等說到末兩句上，目光微啓，口角上似有一絲笑容，忽然醒悟，知道雙方天生佳偶，經此數日患難，已種情根，鄧隱當日爲救心上人，這一冒着奇險，身受重傷，越把芳心感動，又非世俗兒女，無所用其嫌疑，剛把人送回，又要接往家中調養，男的更是看出心上人對他，一往情深，盡心照拂，不避嫌疑，喜出望外，竟連所負重傷奇痛，全都忘却，心想假如師父不禁婚

嫁，仙人如有夫妻，似此如花美眷，我便費盡心力，也必說法，使其成就，心中尋思，接口笑答，二弟豪俠尚義，對友情熱，我和他萍水相逢，一見投緣，便成生死骨肉之交，藏珍本來因他而得，本意靈峯被人借去，不知何年始得珠還，此寶原想連紫郢劍，一齊分他，小弟祇取青索一劍，防身已足，既這等說，玉圭請仙姊拿去，雙劍暫由小弟保藏，日內專程拜訪，等他傷好，再傳收發運用之法便了，无垢接過玉圭，喜道，人生最難得者知己，我看賢昆仲，雖是異姓骨肉，這等義氣，實在少有，我還有好些話，要對任兄說，三日之後，他傷必愈，也許復原如初，都不一定，第四日正值中弦月上，臥眉峯天氣一向晴美，仙桃也必成熟，務請任兄，早時光臨，同作平原十日之聚，共商日後彼此修爲如何，任壽見鄧隱，傷勢慘重，雖知仙人靈藥醫治，不致危險，良友關心，終是憂惶，一聽无垢，說得這樣把穩，心情略放，再看鄧隱，正朝自己，偷使眼色，无垢也似有些明白，面方微紅，鄧隱忽然微呻，任壽忙湊近前，正要慰問，鄧隱仰面朝无垢看了一眼，忽似有什警覺，面帶驚惶，想要掙起，不料傷勢太重，血未全止，稍一用力，悲痛難忍，當時冷汗交流，剛忍不住，噁了一聲，无垢意似憂急，一面將他抱住，微噴道，你此時傷勢甚重，非由我護送回去，靈藥調養，不能復原，否則，你那傷藥多好，愈後縱不殘廢，也是半身傷痕，多麼難看，我已和任兄說好，你我均非世俗男女，

事貴從權，你那心意，我也知道，不必作態，我要走了，鄧隱聞言，而上一紅，強笑說道，姊姊待我恩重如山，我也無話可說，恭敬不如從命，方才我陪姊姊在此下棋，不願下人在旁惹厭，已全遣開，有勞大哥，轉告他們，無須說我受傷，祇說要隨申仙姑，前往訪友，有個把月的耽擱，任申二人，見他說時，聲都疼得發抖，俱都心酸，不等話完，同聲勸阻，不會開口，无垢隨請任壽，傳了用法，將玉圭一揚，發出一片紅光，將人護住，匆匆說道，他傷太重，不能久延，祇好暫時告別，三日之後，務請任兄臨謁，妹子定當掃榻恭候便了。說罷，取出一道靈符，手挽法訣，往外一揚，立有一片白光，擁了男女二人，一同飛起，破空而去，剛走不久，書僮胡良，便自尋來，任壽知他鄧家世僕，人甚靈慧，最得主人歡心，並不以尋常奴僕相待，日前臥眉峯之行，鄧隱並還將他帶去，本心不想告以主人受傷之事，不料胡良並未走遠，藏在一旁，全都看見，任壽見他知道，也未多說，轉問鄧隱臥眉峯經過，和男女雙方，如何相識，胡良曾聽主人說起任壽仙福深厚，不久便有遇合，早就存有深心，當日又見紫青雙劍的靈異，越發巴結，便把此行所知，全數說了出來，原來那日鄧隱，無意中，德一相識多年的採藥人來報，說在臥眉峯下，發現瘋和尚踪跡，鄧隱自從發現瘋和尚，是位神僧，曾經四出尋訪，不會遇上，當地與世隔絕，外人向走不到，祇那老年藥人，所居就在後山口外，每

隔些年，定必翻山援崖，往採藥草，鄧隱見其年老，又是兩三年來一次，專採當地一種珍藥，孤身來往，行踪隱秘，不使人知，未加阻止，反到隨時相助，採藥人有時歸晚，並在鄧家借宿，早就感德，因受鄧隱之託，隨時都在留心，這日偶往臥眉峯附近經過，發現瘋和尚，與鄧隱所說，形貌裝束，一般無二，忙即趕來報信，鄧隱一聽，便尋了去，臥眉峯在武當後山，以前去過，始而遍尋瘋和尚，不見踪迹，因知報信人，素無虛言，心終不死，當地又無廟宇人家，主僕二人，先尋崖洞住下，到了夜間，偶然出洞步月，忽聞花香，似桃非桃，不時隨風吹到，仰望銀河渺渺，玉宇無聲，大半輪明月，已快偏西，清光四射，照得遠近山林，光明如晝，知道時已不早，暗忖當日爲尋神僧，走了一日山路，身子疲倦，自己還好，書僮年幼，已禁不住，爲此睡得太早，現已睡足，反正此時也難入夢，洞又陰冷黑暗，互一商量，便不再睡，回洞取了寶劍，和隨身小包，借着明月清輝，順那花香走去，越往前走，花香越濃，越聞越像桃花，暗忖桃花那有這好香味，莫非又有什麼靈藥仙草，出現不成，決計找到才能，又走了一陣，轉入一個山環以內，忽然發現前面，一條清溪，對岸萬樹桃花，正在盛開，月光之下，望將過去，簡直成了一片花海，異香馥郁，陣陣吹來，鄧隱不似任壽，上來將路走錯，早由下流，越過峯前絕壑，此是舊遊之地，以前來過幾次，祇左面絕壑盡頭，有一條大瀑布，

略可觀賞，右面一帶，均是童山秃石，乃臥眉峯後，最荒涼的所在，不特沒有這片桃花，連這溪流，也未見過，怎會不到一年功夫，多出這等美景，那桃花香得出奇，又都大樹，不是新栽，爲數這多，豈非奇事，如說把路走錯，不若舊遊之地，左邊絕壑瀑布，分明和以前所見一樣，越想越覺奇怪，後因對岸花光濃豔，燦若雲霞，一心想往觀賞，也未仔細推詳，見兩岸相隔：才一兩丈，便令胡良，等在當地，遇事再行招呼，縱身一躍，飛將過去，落地一看，那桃花不下千百株，十九異種，從來未見，先沿花林，走了一段，也未回顧身後，走不多遠，忽發現花林深處，尚有人家，隱聞琴聲悠揚，頓觸夙好，心想這等清麗美妙之景，明月良宵，花間撫琴，主人必非庸流，更啓求友之心，正順花徑，朝前走去，琴聲忽止，猛一眼瞥見左側花林內，有三株桃樹並列，連理同生，別的桃樹，均種地上，這三株連理桃花，却種在一座丈許方圓的花壇之上，繁花如焰，蔭被畝許，樹身也極高大，前開異香，便由花中發出，這還不奇，最奇是，每株樹上，結着兩個大桃，竟和八九斤重的西瓜，一般大小，芳香撲鼻，聞之心神皆爽，走到樹前，觀賞了一陣，知是異種，先想連枝採走，劍剛拔下，忽想起先聞琴聲甚美，這裏種着許多花樹，此桃必是有主之物，如何妄採，心念一動，正待收劍回身，忽聽連聲嬌叱，同喝有賊知被主人看破，誤會偷盜，少年心性，又愧又急，正待縱身出林，與之

理論，猛覺眼前一花，一片雲光，電也似急，已當頭罩下，鄧隱如不倔強也好，祇爲少年氣盛，一聽有人喝罵，口出不遜，心中有氣，劍又不曾還匣，縱時，寶劍隨手舞動，口中大喝，爾等不可無理，聽我一言，彷彿要向對方尋鬥神氣，及至雲光上身，意欲用劍防禦，縱得又高了一些，越易使人誤會，當時祇覺身上一緊，耳聽風雷之聲，四面湧來，才知不妙，想逃無及，當時被人法力禁住，受傷倒地，行動不得，隔了一會，痛醒轉來，微聞少女問答之聲，一個說道，都是你大題小做，硬說來人，不是尋常，三姑正在撫琴，又聽出琴音肅殺，似有不祥之兆，以爲來了強敵，竟將所有埋伏，一齊發動，誰知擒的竟是凡人，除隨身寶劍暗器而外，毫無法力，如今負傷這重，瘋和尚日前又把靈丹，全數借去，連傷藥都沒留一粒，三姑人最心軟，不願殺害無辜，急得無法，去往前山，尋找瘋和尚，也不知能找到不能，聽大姑說，今年三姑不能見血，否則，便有好些魔難，此人周身是傷，至今不曾醒轉，你看如何是好，另一少女氣道，祇會說現成話，也不想，由溪對面起，到三姑撫琴之所，共有好幾層禁制，由外望內，祇是一片荒涼景物，如強進前，祇到溪邊，我們必定警覺，再一過溪，埋伏立時發動，將其困住，此人連越四層禁制，並還直入仙桃壇，不特通行無阻，我們竟無絲毫警兆，如非三姑覺出琴音有異，命我二人探看，人家把桃採走，甚或深入重地，都不知道，先以爲來人，見了這好

地方，定必生心劫奪，據爲己有，越想越覺此事可慮，後患無窮，這才稟告三姑，力陳利害，三姑也覺我們，勢孤力弱，祇仗着這幾層禁制，又疑前面四層，已被敵人破去，除却全數發動，冷不防，和他一拚外，別無制勝之道，再要被人破去，祇得施展靈符飛遁，暫時避禍，已然準備萬一不妙，棄家逃走，一時情急，竟把那位瘋老前輩忘去，才有此失，此人也真晦氣，他一個凡人，不知怎會闖魂一樣，走了進來，後來三姑看出他，毫無法力，前面禁制埋伏，仍是原樣，人已重傷，照當時形勢，如何能怪我急呢，前少女，忽然驚道，三姑已然回來，也不知找到瘋和尚沒有，怎還帶一小孩同回，鄧隱暗中偷覷，見天已大明，身臥錦茵之上，室甚清潔，淨無纖塵，朝陽斜照，滿窗壁上，花影橫斜，時聞異香，室中陳設，尤爲清雅華美，比起自己家中，另具一種高華出塵之致，說話兩少女，年約十三四，容貌均極美秀，看去靈慧異常，內中一個一雙秀目，精光外映，隱蘊威稜，行動也極輕快，正各回身向外，揚手嬌呼，三姑快來，回憶昨夜經歷，主人分明是位女仙，看那法力，何等神妙，二女如何說他，勢孤力弱，心念才動，眼前倏地一亮，由門外走進一個年約十八九的，白衣少女，那貌相之美，休說是看，連做夢也未想到塵世上，會有這等點人，本就貌比花嬌，人同玉豔，又穿着一身雪也似白淡裝，通身霧縠冰紈，鬢邊插着一朵淡紅色的桃花，互一陪襯，越顯得容華絕世，光豔

照人，不禁目眩神搖，把身上的傷痛，全忘了一個乾淨，正待偷看下去，猛想起此是神仙中人，自己不合誤入禁地，致蹈危機，蒙他憐憫，代爲醫治，也許從此能爲入幕之賓，可以常見玉人顏色，開頭如不莊重，一被看輕，從此再見無期，休想親近，甚或被逐出，身負重傷，如何回去，同時發現少女目光，已注在他的身上，故意問道，此是何地，我怎得到此，隨說，便要掙起，覺着周身傷痛如折，依然咬牙暗忍，待要起身，少女似不過意，含笑搖手道，尊客昨夜誤入禁地，我一時不察，誤當惡人，此時傷勢頗重，千萬行動不得，少安勿燥，祇等日內，取來靈藥，當時便可復原，否則，多受痛苦，我們心更難安了，鄧隱早聽出瘋和尚，與主人相識，心中暗喜，聞言仍說，素昧平生，不便驚擾，稍爲受傷，並無妨害，一面拼負奇痛，暗用苦肉計，強行坐起，方要開口，似見少女，把嘴微努，旁立二女，見鄧隱強忍痛苦，想要下地，疼得頭上熱汗直流，雙雙搶上前去，內中一個，嬌叱道，你這人怎不知好歹，我三姑憐你無辜受傷，於心不忍，又想問你怎能毫無動靜，越過四層禁制，是否有人指點，還不與我睡下，作死不成，還待往下說時，女主人微愠道，你請客人臥倒靜養，何必多言，鄧隱本心，巴不得能夠不走，原是故意做作，因素機智靈警，能夠忍痛，裝得極像，看不出來，再說，也實疼得禁受不住，祇得裝着無奈由二女扶住，緩緩臥倒，說了一聲慚愧，忙又改口稱

謝，躺在榻上，略爲喘息，女主人隨去榻旁椅上坐下，笑問尊客，因何至此，鄧隱本不想提瘋和尚，假說遊山至此，無意深入，忽想起少女回時，似見胡良隨在門外，便具實奉告，說了來意，轉問女主人姓名來歷，可是仙人，主人點頭微笑，告以姓申名无垢，大姊无妄二姊无咎，均是散仙，自己雖在修爲，功力太淺，尙談不到，因乃姊見无垢深山獨居，祇有兩個姪女陪伴，易受人欺，爲此設下隱形禁制，移居數年，均無事故發生，偶然有人來訪，均是兩姊同道至交，昨夜月明花好，偶然花下彈琴，忽起商聲，跟着，便聽大姪女靈鵲來報，說有一人，越禁深入，似想偷桃，桃共十二株，乃是仙種，每樹祇結兩枚，十分珍貴，心疑來了勁敵，妄將埋伏發勸，等到擒住，才知是個常人，悔已無及，望勿見怪，祇是前四重禁制，均極利害，怎會從容走入，毫無動靜，方才回時，曾見書僮在尋主人，問知昨夜發現對岸桃花盛開，主人一時心喜，縱將過去，先還看見主人，往林中走進，因溪水太闊，縱不過去，想在附近覓路，剛一轉身，忽然雲烟四合，伸手不能見指，狂呼主人未應，挨到天明一看，溪水桃花，全都不見，前面乃是一片重山秃崖，主人不知去向，心中驚疑，到處哭喊尋找，均無踪影，也說爲尋瘋和尚而來，與鄧隱所說正對，好生不解，說完，便令二女，取了一些酒果，與鄧隱吃了，說瘋和尚，乃兩姊好友，祇是言動滑稽，令人莫測，日前來訪，要借丹藥救人，不容分說，全

數取走，須要尋到，才能醫好，暫時不免傷痛，還望忍耐原諒，安心靜養才好，鄧隱自見申无垢，便自傾心，巴不得能借養傷，多留些日，因料對方神仙中人，言行稍爲失檢，立是禍事，心中祇管愛極，表面絲毫不露，力言自己不好，如非見那仙桃，大得可愛，曾想探走，後來雖覺有主之物，中止前念，形迹終是可疑，如何能夠怪人，並說，家有好友，也在病中，十分懸念，自信服過朱果，體力頑健，一二日內，便不全愈，也可告辭回去，常時打擾，却是萬分難安等語，申无垢祇當鄧隱好勝，也未深勸，略談片時，各自走去，二女原住隔壁房內，夜間痛楚呻吟之聲，喚了兩聲，未聽答應，趕去一看，鄧隱面色十分苦痛，本就有些過意不去，鄧隱忽然驚醒，借着說話問答，再朝二女，竭力一恭維，鄧隱少年英俊，出身世家，又具絕頂聰明，善於承顏希旨，話說出來，剛中帶柔，一面把對方，說得天上神仙，古今少有，一面暗示自己，爲人正直，英雄氣概，話說得也恰到好處，二女首與投緣，再向申无垢一說好話，无垢出身世家，靈心慧質，仙骨仙根，多才多藝，無所不通，愛花喜飲，更嗜琴棋，先覺鄧隱受傷可憐，人又那麼英秀謙和，日在苦痛之中，除睡夢中，略現痛苦之容而外，平時相對，不特沒有絲毫怨意，反覺打擾主人，過意不去情景，對於上面所說幾樣癖好，不特具有同嗜，並還同是此中能手，各有所長，次日午後，做完功課，爲防傷人煩悶，自己也正無聊，偶

往清談，談起琴棋二事，居然頭頭是道，琴箏更是鄧氏家傳，无垢大爲贊賞，雙方越說越投機，无垢看出鄧隱，不願他離開，祇一見面，立時喜動顏色，偏生瘋和尚，老找不到，兩姊歸期又遠，這一成了朋友，越覺愧對，心想病人心煩，自然想人在旁陪伴，何況彼此性情癖好，樣樣投機，人又那等端正，第四天上，再聽鄧隱說起，將拜前輩地仙樗散子爲師，翠屏峯朱果，已被服食，祇洞中藏珍，尙未尋到，有一好友，名叫任壽，現在家中養傷，祇等全愈，同往搜尋，必能如願相償等語，无垢前兩月，曾聽兩位前輩仙人，說起此事，知道未來寶主人，具有長眉異相，鄧隱是個美男子，雖與所說不符，但知此事，十分隱祕，千餘年來，均無人知，新近有人，在東海發現一座神碑，上有古仙人所留偈語，幾經猜詳，才知道寶藏武當後山，真實地點，仍無人知，祇知內有紫青雙劍，和那靈藥仙草，鄧隱一個凡人，如無絕大福緣，怎能將朱果得去，因此又加了好些重視，雙方夙世情孽，本難避免，鄧隱當初見時，已覺此人不惡，心生憐惜，那再經得起對方深心巧計，祇管愛到極處，始終隱而不露，除談道論琴，旁及種花下棋諸事，詞色始終莊敬，目不邪視，幾天過去，情分漸厚，這才說到心中仰慕，意欲仰攀交遊，以後常時來往，終於結爲異姓骨肉，無垢年長一歲，成了姊姊，鄧隱固不願无垢離開一步，无垢也由不得具有同感，祇要功課一完，立時往晤，到末一天，爲了撫琴，無意之

中，看出鄧隱的傷，絲毫未愈，祇更加重，爲想清談永日，以前全是強自忍耐，猛想起爲日已久，因鄧隱不願自己離開，每日均令兩姪女，往前後山，窮搜瘋和尚下落，至今未見，如非曾服朱果，似此重傷，早成殘廢，關心焦急，不由現於詞色，鄧隱見狀慌道，好姊姊，你對我如此恩深義重，百世難忘，休說誤傷，不是故意，便死在姊姊手內，也所心甘，你這等愁急，豈不使我痛心，二人連日相處，形跡親密，早無嫌忌，這時鄧隱，斜倚榻上，无垢爲了陪他，並同練那指法，橫琴在側，相隔甚近，鄧隱早望着那一雙纖纖玉手，春葱也似，粉鑄脂凝，柔若無骨，恨不能把握他一下，才稱心意，無奈對方，祇管笑語從容，神情親切，但是風度嫺雅，容止自然莊靜，祇管藍光照人，彷彿暗中，具有一種正氣，使人愛中生敬，不敢絲毫忤犯，正說着話，偷覷玉人顏色，忽見无垢，聽到末幾句上，面色微沈，欲言又止，知道方才話失檢點，故作未見，反而就勢，把手伸過，握住无垢的玉手，慨然說道，我說此言，姊姊不是世俗女子，當不致於誤解，實不相瞞，姊姊天上神仙，無論心性爲人，容華氣度，均是古今所稀，由不得使人刻骨傾心，敬愛至於無地，但是人生朝露，終歸黃土，小弟不才，對於世情，早已如夢初覺，爲了向道心堅，家中田業，均已分散貧苦，此時僅有一所園林，準備留贈寒家世僕，祇等仙師回山，便請正式收容，披髮入山，不料因禍得福，爲尋神僧，遇見姊

姊，如非受此微傷，小弟濁骨凡胎，怎能與天上神仙，結爲骨肉，本是喜出望外，有何傷痛可言，難得姊姊，也是志切清修，我也別無他求，祇望姊姊，視我如弟，將來名山修煉，常共往還，再如機緣巧合，道業相同，道成以後，能得同在一處，常奉顏色，便是萬分心願了，說時，始終握着无垢玉手未放，一面強攝心神，一面查看玉人喜怒，暗中領略柔肌涼滑之妙，无垢始終神色自若，手也未撒，聽完，微笑道，那夜你被擒時，已受煞火灼傷，連受這幾天痛苦，還嫌不夠麼，說罷，玉容微變，把手一甩，振衣欲起，鄧隱看出无垢發怒，急得驚魂皆顫，忙卽縱身下榻，撲地便拜，剛急喊得一聲，姊姊不要生氣，急切間，忘了身負重傷，如非預服朱果，命都不保，如何能用猛力，第二句話還未出口，噯呀一聲，便痛暈過去，无垢先還疑他做作，二女恰又奉命尋人未歸，負氣未理，待了一會，看出人已斷氣，試揭上衣一看，傷處已然焦黑，皮肉好些腐爛，其狀甚慘，想起連日相處情景，再一仰望對面牆上的鏡中人影，暗忖自己天生國色，我見尤憐，何況男子，似他這樣相處多日，雙方形迹，如此親密，始終以禮自防，從無一句戲言，已是難得，爲了希圖時常相見，竟能強忍痛苦，至於數日之久，可見情深愛重，癡到極點，便是今日吐露心腹，也不過是想將來一同修煉，永爲骨肉之交，脫略形迹，常得相見而已，並還說到人生朝露，志切清修，細察所言，實無他念，不過愛極忘形，略爲

握手，如何便使難堪，他因見我發怒，定疑從此輕視，將與絕交，看那情急縱撲之狀，分明此舉，傷心太甚，連本身利害安危，全未顧及，以致疼死過去，所受重傷，又由我粗心而起，於心何忍，想到這裏，心腸一軟，回憶連日經歷，覺着此人，不論心性言動，學問識見，以及琴棋諸藝，無一不是上品，越想越生憐憫，四顧無人，祇得親自動手，喚了兩聲隱弟未應，剛將人捧上榻去，猛覺人已醒轉，睜開眼來，不禁氣道，原來你是假的，鄧隱本來快醒，耳聽玉人呼喚，身被抱起，率性把氣屏住，任其抱向床上臥倒，想要就勢溫存，又恐二次觸怒，正自心蕩神搖，打不起主意，周身疼痛，已早不在念中，誰知對方，也自警覺，不顧周身奇痛，嚇得將手連搖，急喊姊姊不要多疑，我是剛醒，无垢此時心情，十分矛盾，既覺對方癡得可憐，又覺對方，外表老成，實甚狡獪，也說不出是喜是怒，本想發作，一見鄧隱面容慘變，情急苦痛之狀，心又不忍，自來女子善懷，心腸又軟，當雙方互種情根，快要傾吐心腹，一面却有顧忌之時，最關緊要是，祇不能毅然決然，當機立斷，任你貞潔烈女，也怕對方，一味服低，死纏不已，稍爲動念，立墮情網之中，終被綁緊，無法解脫，無垢此時心情，正復相同，聞言沒好氣答道，我祇當你至誠君子，原來是個假的，裝死騙我，多麼氣人，鄧隱見對方，輕噴薄怒之中，口角上仍帶一絲笑意，和方才冷冰冰的，甩手起立神情，大不相同，知有轉

機，表面却裝着害怕已極，正在連聲分辨，忽聽門外有人接口道，三姑不要冤枉好人，他才不是裝死呢，虧你狠心，人家痛得這個樣子，你還氣他，我瘋和尚先不服氣，二人聞言，全都大喜，跟着走進一人，正是日常盼望的瘋和尚，无垢固是盼他早來治傷，便鄧隱平日，貪與心上人常聚，最好尋他不到，以免傷愈分手，這時也因奇痛難忍，又對方行事莫測，也許此次犯險，是他暗中主持，否則，主人禁制，何等利害，一個凡人，怎能從容越過，瘋和尚事前又把主人所有靈藥，全數取走，越想越覺是在暗中撮合，亟欲見人求教，見他突然走來，不禁喜極，知他滑稽玩世，不喜客套，開口伊喊，師父救我，瘋和尚罵道，沒出息的東西，今天痛得利害，自然想我，如是前兩天來，不遭你厭恨麼，還不把這丸藥吃下去，等痛止住再說，祇肯聽話，大家全有好處，否則，一個在劫難逃，一個任你根骨多好，沒有這一座橋，渡過對岸，守到老死，也休想有什遇合，說罷，先遞過一丸靈藥，再把前在申家拿去的兩個玉瓶取出，還與无垢道，你姊姊所煉丸藥，我已用他不着，原數奉還，一粒不少，內中還加了兩粒大小還丹，留備未來之用，不可隨便送人，无垢早看出鄧隱所服，是一丸小還丹，一聽還有一粒大還丹，放在瓶內，知道此是靈藥奇珍，最爲難求，小還丹不過起死回生，去邪消毒，多猛惡的傷病，服下便可痊癒，大還丹却是道家奇珍，服下一丸，功能脫胎換骨，增益靈智，使人長生不

老，不禁大喜，忙即拜謝，瘋和尚笑道，無須謝我，祇肯聽我的話，包你仙緣不久遇合，成就也快，无垢見瘋和尚和鄧隱，神情親切，想起近數日的經歷，料定事出有因，便把瘋和尚，請住外屋密談，鄧隱服藥不久，傷痛頓止，側耳細聽，雙方先似有什爭論，无垢始而堅拒，後竟說服，全聽不真，想起涉險經過，和連日所料，心方一蕩，再聽外屋，語聲已止，跟着便聽瘋和尚，拖着兩片破草鞋，梯他梯他，往外走去，隔了一會，不見人來，連呼了兩聲姊姊，也未答應，試一起坐，周身痛苦若失，精神祇有更好，再看傷處，已全結疤，殘痕纍纍，宛如龜裂，狼藉全胸，十分醜怪，生性愛好喜潔，心上人更愛乾淨，自己皮膚，白如玉雪，更無微瑕，忽然變成這等醜態，看神氣好些地方，決難復原，心正愁悶，靈鷲忽走進，笑問，鄧叔傷好了麼，三姑現陪神僧，在桃林中飲酒，等你前去，同吃那夜所見長春仙桃，命我來請呢。

第四回

滌垢浴清波奇豔當前縈綺念 飛花呈麗景香光如海起仙音

鄧隱見有人來，忙把衣服放下，口雖喜諾，覺着衣全破碎，污穢不堪，主人家無別了，無法借換，終日病臥榻上，蓋着錦被，還不覺得，似此衣履破碎，傷疤纍纍，前胸破了一大片，不能遮掩，如何出去見人，不去自是不捨，明知無衣可換，說也無用，正

在爲難，忽見秋雁，捧了一身新衣趕進，笑道，大姊怎的性急，也不想，鄧叔病臥數日，這個樣兒，如何能去，隨對鄧隱道，此是三姑前日見你衣履破碎，恐愈後無法更換，特令我姊妹，趕做了一身，快隨我們去往桃林西邊，紅霞溪中自行洗沐，將衣換好，另外一塊靈藥，乃瘋老前輩所賜，命你洗前，將傷疤擦滿，待有半盞茶時，再入水洗，包你復原，不留半點痕跡，我家也有這類靈藥，但是好得沒有他快，聽瘋老前輩口氣，對你十分關心，性又好酒，照例不醉不走，爲時尙早，三姑最恨人憐，越乾淨越好，不要心急，鄧隱聞言，喜出望外，連聲應謝，偷覷二女，彷彿以目示意，急於更衣洗沐，也未留意，隨着二女，由桃林中穿過，到一小溪前面，二女指了途向，各自走去，鄧隱見清溪如帶，並不甚寬，當地正當溪中部最寬之處，兩丈多高一座孤峯，雲骨撐空，由水中平地拔起，形勢十分陡峭，上面好些大小洞穴，大者如拳，小者如足，無數清泉細流，由這些孔竅中，噴射而出，玉濺珠噴，挾着濛濛水烟，往下飛洒，水色碧清，深祇四五尺，水底平沙如雪，祇峯脚下，略長着幾叢水藻，翠帶飄飄，隨波搖曳，泉鳴潺潺，聲並不洪，與清風擊石之聲，合爲幽韻，自協宮商，甚是娛耳，峯上下碧苔肥潤，一色鮮明，雜以各種紅色細花，已極鮮艷，峯旁更有一座小亭，兀立水上，碧瓦朱欄，大僅方丈，另有小橋，與之通連，亭中設着一個白玉短榻，和一珊瑚衣架！

上掛一幅輕綃，知是主人沐浴之所，妙在四外桃花，當中一片清泉，那峯好似一根碧玉簪，倒插水內，兩頭清溪映帶，花光倒影，景色幽豔，水中再加上這樣一座華美清潔的小亭，再一想起，女主人花晨月夕，清泉試浴情景，心神先已陶醉，四顧無人，忙在岸上，把舊衣全數脫下，裹成一團，棄向桃花樹下敷好靈藥待了一會，見那小亭地面，明如晶玉，清光鑑人，恐有遺垢，遭心上人不快，先就溪邊，洗淨雙足，捧了新衣鞋襪，赤脚先往亭內，望着架上所懸輕綃出神，疑此是心上人平日清泉浴罷，拂拭凝脂之用，意欲先行把玩，還未近前，心頭先自怦怦跳動，剛伸手要拿，偶一低頭，猛想起對方神仙中人，那位神僧，遇事前知，如何可以生出遐想，再說，這等天人，理應香花供養，永爲臣僕，也不應有此褻瀆之念，忙把心神強行鎮靜，想要摒去雜念，無如積想成癡，相思刻骨，又當無人之際，處在這等美妙境地，微一閉眼，便覺心上人的婷婷倩影，和沐浴時的秀髮披肩，柔肌如雪，活色生香情景，如在目前，滿腔情熱愛，老是按捺不下，由不得湊近前去，朝那隨風披拂的粉色輕綃親了一下，猛覺臉燒身熱，百脈欲沸，忽聽瘋和尚笑語，遠遠隨風吹到，不禁大驚，忙往水中縱下，吃清泉一浸，心身自然清涼了些，暗罵，我真該死，神僧和他現正等我同飲，如何在此胡思亂想，心上人未必知我此時心意，長幼三人，全是少女，也不會被他看見，神僧却瞞不過，定被知道，如何是

好，心中惶急，先就水中，跪下祝告，求其原恕，並說，癡愛无垢，並無邪念，望乞神僧恩憐，祇求結爲神仙眷屬，同在一起修煉，於願已足，祝罷起立，既忙着走，恐洗不乾淨，又無浴巾，不敢再動那塊輕綃，祇得回往樹下，把舊衣撕下一大片，當作浴巾，匆匆洗完，又去瀑布下面，沖洗了一陣，覺着舒暢非常，再看身上傷疤，已成了大片黑皮，微微發癢，順手一揭，全撕下來，依然細皮白肉，和未受傷一樣，大爲高興，忙去亭內，拭乾水痕，將髮理好，穿上衣履，重又向空拜謝，祝告神僧，請求默佑，快要起身，目光又掃到那幅輕綃之上，勾起前念，心又一蕩，暗忖心上人，天上神仙，此後能得常共往還，已是萬幸，非分之想，決難夢見，想要一親玉肌，此生未必有望，這幅輕綃，曾經拂拭全身，似此奇緣，難得遇到，反正不作非分之想，趁此無人，稍爲把玩，再親他一下，略解相思之苦，便神僧知道，不過笑我情癡，當不致於有什變故，念頭一轉，忙趕近前，打算親了就走，及至二次拿在手裏一看，不禁失望，原來那綃竟是新的，從未用過，方才因是初經奇麗，心蕩神移，斷定玉人所用，不會想到，對方雖非塵俗中人，人品何等高華，如何肯把蘭湯拭體之物，公諸外客，匆匆親了一下，正在心情陶醉，得趣之際，天人交戰，猛又驚覺，強制情慾，匆匆入水，不特未暇細看，也未敢去取用，不料竟是新的，早知主人備作客用，也不致用那舊衣洗浴，正暗罵自己糊塗，

既一想，這塊浴巾，不用也好，祇神僧憐我情癡，不爲叫破，心上人必當我誤認御用之物，不敢妄動，背後如此，爲人可知，想到這裏，一看亭中，尙有幾個脚印水迹，忙取破衣擰乾擦淨，方始起身，照着二女所說，趕到一看，席設桃花深處，心上人玉容微醺，似含薄醉，吃四圍花光一映，更增嬌艷，低頭不語，若有所思，靈鵲秋雁，正在分食一枚仙桃，操刀欲切，對面坐着瘋和尚，似已大醉，靠着樹幹，沉睡方甜，相隔約有三四丈，秋雁忽然回顧，嬌呼三姑，鄧叔來了，无垢竟如未聞，直到鄧隱走到席前，想要拜謝，无垢方始微笑攔阻，請同就座，鄧隱問姊姊，神僧怎會吃醉，我還未及謝恩，請其賜教呢，无垢搖手，還未及答，忽聽瘋和尚，夢中喃喃說道，今天奇怪，我酒還未吃，心先醉了，照此量小，以後如何是好，底下語聲，便自含糊，祇聽出幾句，似傷非傷的醉話，大意是說，良緣止此，情貴專一，人定勝天，不可自誤，底下又聽不真，一問无垢所說何語，更連一句也未聽出，暗忖聽神僧口氣，分明良緣前定，休說這等天人，結爲夫婦，便得一親玉肌，百死何恨，怎會情愛不專，心疑神僧暗示玄機，心中狂喜，忙在心中默祝，祇求神僧大發慈悲，我與无垢姊姊，果是夙緣，從此努力同修，萬劫不二，果然心剛念完，瘋和尚又在醉夢中說道，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祇一失足，形神皆滅，一劫都難，那有來世，鄧隱越料語有深意，自知心志強毅，女的心性，又極高潔，

我固不會變心易節，他也不致爲我誤了仙業，神僧必是恐我道心不堅，意在警惕，當時也未在意，无垢心中有事，始終沒聽出所說何語，知其平日就是這樣瘋瘋顛顛，好些話方才已作長談，便未理會，悄問隱弟，你想什麼，給你留了半枚仙桃，稍進飲食，也該走了，鄧隱先還惜別，无垢笑道，不必如此，聽神僧說，你那好友任壽，已將藏珍得到，現正想你，快些吃完，由我送你回去，行路較快，就便也可使我見識藏珍威力，鄧隱一聽无垢還要親送，可知方才誤會，已全冰釋，情非恆泛，由此決可常時往還，不禁狂喜，同時，无垢已將仙桃推過，鄧隱見那仙桃裝在一個玉盤之內，好似无垢已然吃過，祇有一半在內，桌上除主人自釀的仙桃酒外，酒菜無多，精潔異常，笑道，桃大如瓜，又是仙種，有此半桃，想也飽了，无垢笑說，山居無什兼味，隱弟不妨多吃一些，鄧隱答道，我還想向神僧求道，不知可否驚動，无垢未答，瘋和尚忽然驚醒，怒罵道，沒出息的東西，我怕我跟你去惹厭麼，請還請不到呢，說罷，奮身而起，一路叫罵，拖着兩片破草鞋，穿林而去，鄧隱誤以爲真，急喊神僧請回，弟子豈敢無禮，一面飛步追去，瘋和尚頭也未回，看去走並不快，偏是追趕不上，接連幾閃，便沒了影子，還待四下搜尋，連聲求恕，忽見二女追來，說三姑請你回去，吃完好走，瘋老前輩，向例如此，你追他不上，快回去罷，鄧隱無奈，祇得同回，无垢見他面帶愁容，笑道，我看你和他交情甚厚，怎會

不知他的脾氣，當初如何相識，鄧隱便把結識瘋和尚經過說了，无垢笑道，這就莫怪了，此老最重恩怨，我看他對你甚好，決不致於得罪，祇管放心，吃完走罷，鄧隱見心上人殷勤歡飲，笑語生春，不忍堅拒，前事似早無干，心更高興，吃完起身，无垢令其並肩而立，取出一道靈符，朝空一展，便有一片銀光，擁了二人，同時飛起，到後一洞，才知任壽早起，往臥眉峯未歸，書僮胡良，本經二女送回，因在途中發生一事，剛到不久，見主人歸來，忙即上前拜見，任壽令往翠屏峯探看，任壽在末，胡良答說，主人受傷第二日，我被申仙姑帶到裏面，在門外看了一眼，當日便由二位姑娘，送到翠雲峯後谷自分手，正要翻山回來，遇一怪老太婆，喚住他的洞內，住了兩日，賜一隱身靈符，和兩粒丹藥，吃後可以七日不飢，令在峯旁小洞中等，如見有人，私入主人所去洞內，立將靈符展動，守到昨夜，果見兩妖人，去往洞內，忙照所說，將符展動，老太婆忽然飛來，跟着，便將妖人引走，今早見任大爺，由當地經過，忽然折轉，走往洞內，兩妖人也去而復回，老太婆也趕了來，隨聽洞中風雷之聲，命我速回，午後往看，崖洞已成了一片整的，鄧隱不信，同了无垢，趕往一看，果是一片整崖，祇得回轉，鄧隱還想趕回臥眉峯去，无垢斷定任壽必回，令在當地等候，鄧隱見无垢肯留，甚是心喜，便將下人，全數遣開，陪在園中對弈，无垢連問瘋和尚以前有何話說，鄧隱答以起初雪中數

人，原是一時仗義，等到發現對方，是位有道高僧，第二日便不辭而別，祇在行前，略示仙機，並留了一封書信，指點拜師之事，和翠屏峯靈藥藏珍，並未提起別的，日前誤犯姊姊禁制，便由尋他不見而起，无垢聞言，也未再提，跟着，任壽回轉，鄧隱二次受了誤傷，无垢見傷太重，知非尋常傷藥可愈，重又將人帶回家去醫治，任壽看出二人，十分情厚，頗代鄧隱喜歡，又由胡良口中，問知大概，心想无垢兩姊，均是仙人，方才已見過一位，還有那位神僧，必與師父相識，他們都在臥眉峯隱居來往，如往尋訪，不知能否問出師父下落，還有雙劍威力，如此神奇，如不及早見師，傳授用法，似此利害，如何敢用，那兩位老仙，令我自煉，也不知能否如意，左就無事，何不用起功來，當夜便照所說，按照以前坐功，運用真氣，如法勤習，先還不敢將劍全拔出來，末了試出祇要真氣凝煉，按照古仙人所留劍訣，用志不分，不特雙劍，全可制住，收發也可如意，漸漸對着劍尖呼吸，居然試出人劍互相吸引，生出感應，能以真氣駕馭，到了第三日夜間，便能由心運用，無須傷人，飛出多遠，均可隨意收發，隨念而至，越發高興，因青索劍煞氣較重，決計把紫鄧交與鄧隱，自留青索，和那靈翠峯，第四日一早，便與匆匆，往臥眉峯趕去，到後一看，靈鵲秋雁，一同迎將出來，引了任壽，往裏走進，說是鄧叔第二日便自傷愈，祇前胸肌肉，尙未長好，已和好人一樣，任壽心中一放，便同走

進，和主人剛一見面，鄧隱便把任壽，拉向一旁，說起日前到家，剛上完了傷藥，大姊無妄，二姊无咎，先後飛到，始而互相爭論，又把无垢，喚向一旁，談了一陣，跟着，便由大姊作主，說二人夙世情緣，今生應爲夫婦，祇問鄧隱願否，鄧隱自然喜出望外，本定任壽到後，完姻合卺，昨夜忽往房內，笑問鄧隱，如爲尋常夫婦，至多修一散仙，以你我二人的姿質，天仙也非無望，兩姊便爲此事爭論，二人竟說你是我的情孽，將來必至兩誤，大姊却說，三妹玉骨冰心，生具仙根，雖然有此一段情孽，必能善處，隨將我喚去說了，我因憐你情癡太甚，爲我兩受重傷，日前瘋和尚又允力任其難，祇要我答應這場婚姻，必以全力助我成道，我知此人，言出必踐，更因二姊說話氣人，直言雙方情投意合，我已心許，二姊無法，才由大姊出來作主，如真愛我，便做一個名色夫妻，同修仙業，彼此都好，否則祇有年餘恩愛，便要分手多年，這兩樣我全可依從，但我爲人，意志堅決，向無更改，既不容你中途反悔，更不許你到時強留，今日一言，便算定局，好在你那日，已曾說過，能得常共往還，於願已足，現在雖是名色夫妻，從此仙山同修，永不分離，自比一年零三月，禽處獸愛，要強得多，你意如何，鄧隱一則愛極无垢，聽出話風，不願做那實際夫妻，恐其不快，以前的話，又收不回來，心想此女性情溫柔，遲早終可感動，果能同效于飛，死都無恨，何況還有散仙之望，事須緩圖，何

必使其不快，想了想，慨然答道，實不相瞞，自從一見仙容，早已刻骨銘肌，愛逾性命，無如仙凡分隔，不敢作那非分之求，又知姊姊恩憐，全由受傷所致，惟恐傷愈，便要分別，從此天台路遠，仙洞雲封，休想再見顏色，爲此日夜乞求，寧受傷痛，不願離開姊姊，後蒙深情垂憐，結爲骨肉之交，私心喜慰，夢寐難忘，不料那日癡心太甚，愛極忘形，本是傾吐心腹，誰知姊姊誤會，差一點沒有把我嚇死，直到二次養傷，蒙大姊二姊作主，姊姊以夙緣前定，慨然下嫁，我早心想，能夠常見顏色，已是九生之幸，何況神仙美眷，夫妻同修，從此天長地久，永爲不貳之臣，我對姊妹，奉若天人，早已由愛生敬，縱然有時情不自禁，祇要姊姊面容稍爲不快，我便驚懼欲死，如何敢於違背，不過，我對姊姊實是愛極，別的不許，祇求平日允我稍爲親愛，應個景兒如何，无垢笑道，無怪瘋和尚，說你沒出息，如非那日傷愈，你往溪中沐浴更衣，背人時作出那些醜態，我也不會向你叮嚀，話已說定，永無更改，否則，休怪薄情，鄧隱才知那日沐浴更衣，天人交戰情景，心上人竟早得知，強顏笑道，姊姊冤枉我了，當我未入水前，想起那是姊姊平日沐浴更衣之處，當地景物陳設，又是那麼清豔華麗，誠然觸動情懷，才一轉念，自知不合，便自鎮攝心神，不敢再存他念，姊姊神目如電，既悉隱微，我那懸崖勒馬，以及水中跪祝，想必也都知道，還待往下說時，无垢笑道，虧你沒羞，我爲見

你沒有浴巾，將二姊海外帶來的芙蓉綃，剪了幾尺，與你應用，你却誤認是我所用，也不想，我雖非世俗女子，何致把貼身浴巾，供一男子使用，看你始而作盡醜態，後來發現新巾不會用過，那種失望神情，幸而連日相處，尚談得來，受傷由我而起，又有瘋和尚，竭力爲你說話，任換一人，早已爲我飛劍所殺了，實不相瞞，此間禁制，多是二姊所留，具有好些妙用，除你來那夜，因瘋和尚暗助，一時疏忽而外，外人休說深入禁圈以內，祇在五十里內，一言一動，均難逃我耳目，你以爲暗中默祝，話未出口，我便不知你那鬼心事麼，我因事前瘋和尚，再三向我苦勸，心想你來時，裝得那麼老成，反正免不掉這場情孽，不問夫妻真假，終是同夢之人，有何嫌疑，想看你背後對我如何，果然狐狸尾巴，全現出來，總算還有幾分挽救，果如你初到亭內，那種醜態和存心，再加一個瘋和尚苦勸，也不會理你了，鄧隱被他問得無言可答，見无垢說時，雙頰紅暈，面帶嬌羞，語聲輕柔，娛耳醉心，心中愛極又不好意思出口，祇得挨坐上前一把握着細腰，握着纖手，紅着一張臉，陪笑道，好姊姊不要說了，從此改過，使其敬甚於愛，把姊姊敬若天神，以觀後效，好在未來歲月，還長着呢，无垢笑道，愛則有之，敬則未也，鄧隱見无垢，被自己樓緊，毫末推拒，祇覺暖玉溫香，宛然入抱，柔肌涼滑，吹氣若蘭，不由心神皆蕩，四肢欲融，一面樓緊，笑道，卿憂亦憂，卿喜亦喜，喜怒聲笑，

均是深恩，不容我花開並蒂，帶結同心，難道心坎兒溫存，眼皮上供養，也是不許麼，口中說話，就勢想往臉上湊去，无垢把頭微徧，回眸嬌嗔道，你這叫是恭敬麼，剛一起頭，便這樣纏人，以後我真替你擔心呢，鄧隱連日看出无垢，外和內剛，祇能以水磨功夫，至情感動，再開下去，對方一生戒心，連想稍為親熱，都是艱難，忙即放手，正色說道，我真該死，既然敬愛姊姊，當以姊姊之意為重，如何今日愛極忘形，又自忘却，以後再犯，請姊姊提我一聲如何，无垢道事在自己，單我提醒何用，人非太上，孰能忘情，祇要能有克己之功，稍為親熱，又有何妨，鄧隱正色答道，本來此時尚未拜師，仙緣遇合，不知何日，理宜清心寡慾，同求仙業，與其圖那片時之歡，還是道成以後，永矢雙棲，要強萬倍，小弟業已知罪，姊姊不必試我，即此朝夕聚首，已出夢想之外，如何還不知足，此時業已悔悟，祇請放心便了，无垢見他意甚誠懇，心暗喜慰，知次日任壽必來，算是媒人，等行禮正名，將景應過，再在當地同居，靜候仙緣遇合，任壽聞言，自是喜慰，雖覺女家兩姊應該到場，以為仙人不尚俗禮，也未在意，當日便向男女雙方道賀，鄧隱忽然驚道，大哥眉毛，怎麼長出好些，容貌越發清奇，真和畫圖上仙人一樣了，任壽連日一心煉劍，用志不分，有時雖覺眼角發癢，也未留意，聞言剛想起翠屏峯八字朱文，无垢已遞過一面鏡子，就手一照，果然雙眉長出寸許，心正驚喜，忽

聽門外瘋和尚笑道，你二姑和大姑賭氣，一個不來，難道我瘋和尚，就做不得女家媒人，任鄧二人，聞聲連忙出迎，瘋和尚已和秋雁，一同走進，三人均有心事，想要求教，瘋和尚笑道，先吃喜酒，到了桌上，再說不遲，我喉急着呢，无垢正色道，酒食現成，今日之事，全由神僧一人作主，我姊妹三人，幾乎爲此失和，總算隱弟，尚知自愛，話已說定，不愁反悔，即便果如家姊所料，也不致於鑄成大錯，將來我夫妻，如有危難，你却要一力承當，全其始終呢，瘋和尚朝鄧隱，看了一眼，苦笑道，我也明知事非容易，我和尚既然出頭，管此閑事，自無話說，即便是我冤孽，也決不會誤你，放心好了，說罷，又朝鄧隱，看了一眼，任壽見他，雙眉微縐，欲言又止，心方奇怪，无垢已然起身拜謝，隨請入席，賓主四人，一同起身，席設桃林深處，臨溪一間大廳之內，靈鷲，秋雁，早用五色桃花，紮上喜彩，裏外都是繁花佈滿，燦若雲霞，瘋和尚朝二女喝道，好好桃花，被你兩個如此摧殘，祇供一日之歡，何如留在枝頭，長久賞玩，你也不怕造孽，待我瘋和尚，爲你們滅消這場冤孽吧，說罷，大聲喝道，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還爾真如，大觀自在，喝罷，張口一噴，廳內外所結花屏彩幕上的花朵，忽然連枝飛起，朝四外桃花樹上，冉冉飛去，一時花雨繽紛，錦雲瀲灩，頓成奇觀，晃眼都盡，任壽方覺此舉，雖然隱蘊無限生機，到底二人頭一天喜期，把一片繁華，晃眼化爲烏

有，如在常人眼裏，豈非不祥之兆，偷覷鄧隱面容，果帶驚疑，无垢却是笑容滿面，十分高興，連贊佛法無邊，真乃幸事，瘋和尚笑道，你幸我不幸，有什相干，快拿酒來，鄧隱本來覺着掃興，因見无垢，玉靨春生，笑語如珠，高興非常，全不以此爲意，略爲動念，也就放開，這一頓酒，直吃到了深夜，瘋和尚又在席上，沈沈醉臥，二女因姑娘新婚，暗運巧思，點綴風華，便請任壽，陪着瘋和尚少坐，二女同引新人回房，隨把手一揚，那千百枝桃花樹上，忽然現出無數宮絹花燈，齊放光明，望去燦若繁星，明燈萬盞，與花月爭妍，繁華富麗，花團錦簇，巧奪天工，耀眼生輝，奇麗壯觀，從來未有，二女各在前面撐着，一盞宮燈，引導新夫婦，回歸洞房，无垢祇笑罵了一句淘氣，便和鄧隱起立，由二女前導，穿行燈海花林之中，往新房中走去，雲鬢仙裳，在花林中，略一出沒，隨聽細樂之聲，笙簫迭奏，響澈水雲，幽揚娛耳，任壽方想主人，共是姑姪三人，信滿園花燈，還說事先趕造，行法點燃，這細樂之聲，少說也有七八人吹奏，從何而來，莫非還有人來道賀不成，正在呆望，側耳靜聽，待了些時，忽聽瘋和尚，自言自語道，人世繁華，不過如此，明日終要還他一個乾淨，癡娃娃真個多事，任壽回顧瘋和尚，說完前言，重又呼聲震耳，一時無聊，因聞樂聲忽止，走向廳前，想看那些花燈，何物所製，如此好看，還未出門，便聽一聲輕雷響過，眼前倏地一暗，立有萬片錦雲，

同自花間湧起，祇當禁法觸動，忙卽退回，覺無異兆，再定睛朝前一看，先前所見上萬明燈，已隨殘雲飛舞，同時消滅，無影無踪，祇剩明月桃花，依舊爭妍，碧空千里，素魄流光，溪中泉聲潺潺，自成音韻，四外靜蕩蕩的，不特方才大片繁華美景，轉眼消歇，連方才賓主對談，良宵喜宴，彷彿均是夢境，回顧座上男女諸人，俱都不在，祇剩廳中殘燈孤懸，冷焰無光，瘋和尚伏桌而臥，杯盤狼藉，方才良朋相對，麗影雙雙，笑語如珠，柔情似水，祇於此中，依稀留出一點痕迹，回憶前情，猛觸靈機，心中一動，若有所悟，瘋和尚忽然醒轉，朝着桌上，猛拍了一下，哈哈笑道，你醒了麼，任壽忽然大悟，撲地便拜，瘋和尚笑道，這個也是多餘，快隨我走，說罷，拉了就跑，任壽以爲又和那日一樣，用縮地移山之法，陸地飛行，誰知並未走遠，過橋一轉，順着臥眉峯下，行約小半圈，前面忽現一座崖洞，瘋和尚笑道，此中大有佳境，你一人敢進去麼，任壽恭答，神僧令我入洞，必是有意玉成，怎敢違命，但是弟子愚昧無知，此行有何使命，還望明示仙機，以免延誤，致負恩意，瘋和尚笑道，自來福緣，多是定數，你那眉毛，現已生長，從此便入佳境，此洞長達數十里，與翠屏峯相通，內中歧路甚多，祇照我所說，不要走錯，自有遇合，萬一遇上什事，難於應付，可將這枚鐵環帶去，照我所傳訣印，口誦六字真言，向空一拋，自生靈效，無論遇見多麼奇怪的事，不可害怕，可

惜好些話，不能預言，全仗你志誠勇毅，機警胆大，和這雙劍護身，即便不能盡如人意，怎麼也可挽回一半，還有一層，你累世修爲，夙根至厚，此番轉世，全爲前生心願未了，如論根骨功力，非但目前三清教下，近數百年，無此人物，使你未來兩位師父，也未必如你，休看此時，尙未入門，不久便要青出於藍，在未遇令師以前，勿須自卑，致爲奸惡所誘，此環除供危急防身之用而外，還可用以鑑別善惡，以後無論遇見何人物，你祇將環放在眼前，隔環往外一看，便可看出多半，任他多麼高明的邪魔外道，也必現出原形，因你福緣深厚，越是法力高強的邪魔，越不敢於傷你，此行如成，功德無量，隨把洞中途徑走法，一一說了，任壽見他說時，十分注重，話也一點不瘋，再接過鐵環一看，大祇寸許，黑黝黝的，並看不出有何奇處，心想眼前便是一位神僧，何不拿他先試一下，心念一動，立時放在眼前，隔環一看，瘋和尚形貌未變，祇是頭上隱隱現出一圈佛光，還待再看下去，瘋和尚已大怒道，我叫你去尋老魔頭晦氣，看我作什，任壽連忙謝過，瘋和尚喝道，此去逢石卽住，見血而歸，不可心軟，自尋煩惱，明日你見鄧隱申无垢，休提今夜之事，說罷，轉身就走，任壽還想請問，瘋和尚已不知去向，暗忖神僧行事，令人莫測，所說口氣，洞中好似邪魔所居，爲何又說我有遇合，修道人管什艱難危險，既命前往，必有用意，便往洞中走進，因是由明入暗，先見洞中沈黑，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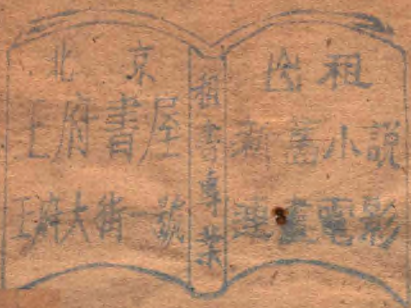
這等黑暗山洞，目光決不能見，誰知所服靈藥，早生奇效，不特身輕力健，連目光也有異尋常，竟能暗中視物，起初不曾試過，還不覺得，及至走進，洞中並無亮光，不知怎的，目光到處，全能看見，那洞外觀深才兩丈，便到盡頭，裏面怪石縱橫，高高低下，甚是難走，又極陰濕污穢，如非有人指點，決想不到裏面還有入口，深藏怪石縫中，任壽事前，原經指點，祇把入口尋到，便可通行，前半洞徑，又險又仄，最狹之處，必須低頭側身，貼崖擦過，上下均有怪石阻路，鋒利如刀，走起來，稍不留神，撞在上面，不死必傷，形勢奇險，仗着目光敏銳，視暗如明，就這樣，仍費了好些事，隨時留心，才將前段走完，前途雖較平坦，忽又現出好多歧徑，縱橫羅列，密如蛛網，稍不留意，把路走錯，不特不會走到地頭，並還被困在內，無法走出，都在意中，任壽見歧路太多，知比前段還險，一面留神，照着瘋和尚所說，進三退一，兩左一右的走法，加急前進，又行三數里，洞徑忽然展開，前面現出又高又大，一片廣場，共計不下一二百畝，地上石齒森列，長均尺許以上，有的密集如蝟，洞頂上懸着無數大小石鐘乳，形均尖銳，看去鋒利異常，地更崎嶇，絕少插腳之處，宛如刀山劍樹，上下相對，又似巨靈張口，利齒交錯，似欲吞噬，光景越發陰森，更有無數奇峯怪石，兀立暗影之中，看去好似許多惡鬼夜叉，飛舞來撲，吃洞頂倒懸的石鐘乳，回光一映，顯得當前景物，越發陰

森淒厲，看去可怖，任壽也不害怕，一面注視前路，小心戒備，仗着力大身輕，耳目靈敏，先還看準脚底，朝前飛馳，後見石齒密佈，大小石筍，森若刀劍，無法下足，索性施展輕功，由那形似刀山劍海的，石筍尖上，一路縱躍，飛越過去，等把廣場走完，知道途程已去了一半，方想神僧除把洞徑說得極爲詳細而外，始終未說此來何事，別時雖說了兩句似乎偈語的話，第二句還有一點講頭，頭句遇石而止，却是不通，如照所說，方才曾見不少奇石，便這山洞，也是石質，早該停止，此言如何解法，正尋思間，忽聽一聲悲嘆之聲，遠遠傳來，這時已是深更半夜，任壽孤身一人，奔馳暗洞山腹之中，已然走進三十來里，全洞不見一絲天光，景物又是那麼陰森奇險，空洞無人，稍有響動，便起回音，祇管身輕如燕，似此時上時下，縱躍飛馳，也由不得要發出一些聲響，任壽走過那片滿佈怪石的廣場時，便聽身後，悉率亂響，彷彿有什鬼怪，由後追來神氣，那兀立在暗影中的怪石，又似惡鬼夜叉，作勢欲起，似要攔人而噬，走着走着，突然發生一兩聲異響，跟着全洞彷彿齊震撼，遠近相應，半晌方息，啾啾唧唧，如聞鬼語，再不，便是道旁洞頂所懸崖石，似要崩墜，迎頭下壓，剛一走過，忽聽驚天價一聲大震，轟隆砰訇之聲，震耳欲聾，彷彿全洞，就要崩塌，將人埋葬在內，四壁也在暗中搖搖欲倒，大驚回顧，原來洞頂所懸石鐘乳，或是崖石，斷墜了一塊，剛落在地上，雖祇一二尺大小，

因其自高下墜，空洞傳聲，到處皆起回應，聲勢越發驚人，任壽初次經歷，先頗胆寒心悸，及至走了一大段，見慣無奇，心方寧貼，不料前面，又傳來這一聲悲嘆，聲並不大，但極淒厲刺耳，當此荒山古洞，孤身犯險深入的，黑暗影裏，一任任壽胆勇過人，驟出不意，也由不得毛髮皆豎，吃了一驚，想起神僧口氣，此洞明有利害邪魔在內，初來途徑不熟，歧徑又多，相隔入口，已有三四十里，莫被暗中暴起，受了傷害，此是深山古洞之中，連逃都沒法逃，一經遇敵，能勝而不能敗；否則，一落下風，便是凶多吉少，忙把脚步停住，掩在一旁，靜心細聽，不禁好笑，原來洞中伏有好些暗泉，泉聲幽咽，如泣如訴，空洞傳音，宛如幽靈怨語，鬼物悲鳴，方才所聞嘆息之聲，似由此出，暗笑平日自負胆勇剛毅，今日不過處境幽險黑暗，又在山洞之中，行進太深，便覺草木皆兵，疑神疑鬼，可見古人所說，養氣至難，吉凶禍福，毫不動心，實非容易，既然受命自天，便有鬼物，能奈我何，以後深山修道，不知要遇多少艱難危害，似此胆小，如何能行，想到這裏，心胆立壯，照舊前行，那泉流之聲，也越來越近，越聽越像人的嘆息，聽明以後，自更不加理會，又進三數里，道旁歧徑，已不再見，前面乃是二條，又寬又長又高又大的甬道，沿途所見景物，越發詭異，奇峯怪石，到處都是，有的朵雲出地，停空而立，有的飛崖倒懸，似欲崩墮，暗影中看去，上面還有奇松盤孳，矢矯如

龍，佳卉叢生，幽蘭吐蕊，時聞各種花香，迎面襲來，所有峯崖怪石，無不玲瓏峭拔，形勢奇秀，虎躍猿升，殊形異態，備諸美妙，各不相同，暗付山腹之中，竟有這等奇景，可惜洞中光景黑暗，雖仗目光敏銳，均能看到，到底比在光天化日之下，要差天淵，尤其那許多奇花異卉，生在這裏，宛如明珠投暗，神物沈淵，休說能得高人雅士矜寵，連日光月華，和雨露滋潤，都得不到，豈非恨事，再走一段，漸覺景物靈奇，迥出想像之外，妙在歷時不知經過幾千萬年的，荒山古洞，竟是到處乾淨淨的，連絲毫塵垢坭灰，都見不到，連那落葉殘花，也未發現一片，直似有人長期打掃一樣，心方奇怪，猛又聞得一聲悲傷嘆息之聲，竟比先前所聞，還要淒厲，好似無主孤魂，沈淪九淵，奇冤慘痛，無可告訴，發爲哀鳴，由不得使人聞之心神悸越，若有鬼氣撲來，任壽心雖一動，還當泉聲嗚咽，一時誤聽所致，由此便留了神，暗把鐵環，握在手裏，右手按着雙劍，放緩脚步，又往前走，忽見前面暗影中，矗立着一座玉石牌坊，共有五座牌樓，十分高大，近前一看，那牌樓形製精工，氣象莊嚴，上有石神宮三個徑丈大字橫額，沿路行來，雖然光景黑暗，仗着服了靈藥，變成一雙神目，暗中視物，纖微畢現，遠近全能看見，及至走近牌坊，往裏一看，竟是暗沉沉的，彷彿內裏地甚寬大，祇看不出絲毫影迹，比起以前昏夜行路，還要黑暗得多，又不似霧，心正驚疑，忽又聽嘆息之聲，雜以

鐵鎖曳地，丁丁之聲，越發刺耳，這才聽出這些怪聲，均由牌坊裏面，暗影中傳來，方才泉聲，已早過去，兩下雖然有些相同，但決無此淒厲，料知前途必非善地，孤身至此，祇憑新得雙劍防身，師還未拜，毫無法力，再想起前半夜，同飲喜酒時，申无垢和鄧隱，所說正邪各派來歷家數，如何分別，照此形勢，如是妖邪盤據，決非尋常，爲數也必不在少處，孤身一人，如何抵禦，即便吉凶命定，凡百無畏，也須早作準備，已然到此，又無中途退回之理，否則，神僧也不會命我來此犯險，跟着又聽牌坊裏面，傳來婦女悲嘆哀泣之聲，竟似不祇一人，正在側耳傾聽，猛覺腦後，吹來一股陰風，當時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周身汗毛，根根倒豎，猛又覺右手一震，緊跟着，瑯瑯兩聲龍吟，紫青雙劍，同時自行出匣，閃電也似，各冒出尺多長一段，料知有警，連忙縱身回顧，不禁大驚，忙把雙劍拔將出來，先把身護住，迎上前去，要知身後是何怪異，以及本書各種重要回目，由此開端，許多香豔新奇，驚險微妙情節，請看下集分解。



長眉真人專集 第二集

版權所有

出版者：正氣書局

地址：山東中路 209

電話：九三〇六三

定價：金圓

翻印必究

還珠樓主著